



李繼本文集

下



一山文集卷之四

序

送潘君允聰歸里序

潘士衡氏長雄縣幕之明年取其父聰來官所就祿養也於是邑之士皆稱之且形之詠歌而輯於篇什美其孝也君先世雲中人後因仕南徙始占籍淮安之鹽城云君為人精覈有識故不謬于事機平居言動不浮故不詘于物議自垂髫時承祖父弓冶已能儉飭守家法故雖數罹鋒燹而世澤弗斬與上下交不諂不瀆初終一轍過賓游客識與不識以禮遇人皆歡洽而去故人亦以是親信之教子嚴甚有典有則故其子卒能佩服

庭訓知自樹立以有祿爵而為父母榮也君之雅德固非止是茲特識其槩耳君旅寓于雄閱歲一再卜日南轅徵言為別予惟世之人或悻悻以自好或齷齪以自保或皦皦以釣聲勢者多矣君豈有是哉君讀書通大義雖非如士之為學童而習之以至白首紛然其律身處事往往不淆于俗而動中矩墨予以是益知世之所好君固無之也矧君教子有成方嚮用而未已今茲之歸君又何慊乎哉若君者其亦可謂能矣而君則曰凡子之所謂能皆非吾之所能也吾平生不過安吾素守吾分以順吾固有之天而已其於人之能不能吾固未暇計也夫人自不知其為能則能有所能若無所能尚

何以其所不能為能哉用是知能者自能吾安知其為能不能者自不能吾又安知其不能也矧吾居當淮海清絕處菟裘足以宴休不必華櫬廣廈之鉅麗也薄田足以耕播不必田連阡陌之廣袤也琴酒之樂足以優游而卒歲不必鍾鳴鼎食之豪侈也予聞其言而敬嘆之且知君子之所處信非世好之可同也然則君之所謂不能乃其所謂能者歟較之日遂以是為贈而書帙端

送知縣劉侯秩滿序

儒吏非二道也自後世官府有用儒用吏之說儒與吏始判而不相入故儒者曰吏胥務深刻嚴而少恩而吏

亦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曾不思陸賈當漢高祖
馬上之時時時前說稱詩書帝嘗稱其言為新語天下
既定蕭何乃次律令其後大儒揚雄謂之蕭規孰謂儒
吏之於治體無絲毫裨益一切視為窾言哉雖然之二
者予固病其弗相濟也譬則粵之鑄燕之函秦之廬胡
之弓車絕藝也然粵之為鑄不為能燕之函猶秦之為
廬不能為胡弓車也雄邑尹河南劉侯儒者也自幼刻
苦嗜學長游江淮之間聞長老先生輒囊書擔笈往來
拜其門而禮饋之費傾資不惜也然其學得之天趣其
言鑿鑿精實語其行事往往不謬于古人其于吏家三
尺尤明練而整肅雖簿書填委一經繩削動中矩墨而
老於刀筆筮篋者皆視其色聽其言莫敢出一語以相
可否甚至蹈襲其辭以為己出則侯於吏事固非學而
能者也矧侯以豈弟臨一邑故政寬而民物相宴熙以
勤慎綜庶務故事脩而僚吏無媮惰儒效之驗白吏事
之精覈也茲以滿秩而上計輦下也邑之人皆遮留不
欲其去大夫士皆為詩以華其行而屬予為之序予惟
侯讀書為通儒治事為良吏牧民為賢有司予於是又
知儒與吏之相濟以有成也今之往也予知考其績居
上上而即官刺史皆所優為萬一得賜歸老一丘一壑
得以耕釣而自適東阡北陌得以杖策而往來縉紳名
公之過之者得以禮于其廬小子後生得執經以從先

生游是侯之出處去就皆可無憾也廼書以贈之

送北平知府方公序

岳陽方公伯禧尹北平之三年上計如輦下其南轅也予詰旦與之別且致辭于公曰北平居王城下邑大府綜有司庶物而尹之為職察察之所視傲州縣之所繫屬民吏之所仰戴求其公私無撓外內相安職職而事非易為也故飭身之不謹則軌度之寢弛治事之弗練則上下之媮容待物之弗宏則謗讟之踵至是職也在朝廷雖不以之輕授而世之紆組綬建牙轟揚揚如政事堂美食而安坐者其可視為易事幸其滿秩而去汲汲猶傳舍然哉夫天下之才其高下細大不一也譬

諸馬之為駿必飛黃綠耳然後足以驟康莊行千里否則恒見其馮墮而玄黃非駿也木之為材必松楸杞梓然後足以建明堂構總章否則卒至於風摧而雨剝非材也公英年登上第人謂其學問政事傑出一時視昔之為尹者未見一二與之埒是何也學問政事同出於士而士之軼類而絕塵立功言以垂霄壤則亦幾何人哉公襟宇洞廓故應變疏通而裁決無壅滯譬之於馬其飛黃綠耳之駿乎公德度凝遠故接物周洽而惠愛無偏頗譬之於木其松楸杞梓之材乎今之往燕之耄倪皆遮道挽留而恨其不可得才大夫皆相率賦詩以寫其遺愛而徵予為之序故特書其學問政事使士之

讀書學道者皆曰公之學由淬礪而出是固吾之所當
學由是讀書學道而出仕則公之學不私於一身矣今士
之居官食祿者皆曰政由學問而致是亦吾之所學當由
是致君澤民而無負則公之政不私于一方矣是公之
學問政事非以自私而亦非私于人者也公其勉哉由
是居政府理憲綱振勵天下使士風為之丕變將不權
輿于此乎予於公相與未久而相知最深故言雖涉于
大蕪而情非出於溢美若其政績之美偉可以上之太
史而儕諸古良二千石其詳見於計吏簿中不書懼復
也

送李慎言赴順義訓導序

洪武壬戌秋薊門李慎言氏將有順義之行典邑校也
今左春坊大學士安常董先生時為宛平文學掾為序
以華其行而燕之才大夫士形之歌詩以贊詠之者前
後相屬也先生之意大要謂堯舜周孔之授受周程朱
呂之論著其書詩書禮樂易春秋其道仁義忠信叙五
品以植民彝之則萃萬善以盡事物之變究三才以通
天人之運自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自格物致知以
至明善誠身其終至於篤恭而天下平體用詳明而表
裡融貫本末兼該而細大包絡其道一也然道非可以
言言也故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不言而六經
之載道如日月列星之文昭被九宇其或規規焉取諸

言語文辭簧鼓以為說采色以為飾剗廟雕刻以為姿
狀則凡糟粕之學濫觴之傳口耳之見皆可以為道矣
其能垂教於不朽乎慎言邃學而文其於聖賢之經之
傳子史百家之書考索之專淬礪之至不泥於傳注不
膠於事實不滯於白黑據其塗而涉其津予以是知慎
言可以語道也誠以是為學為教則凡請業請益者不
由是闖其堂與乎學禮學詩者不由是以飾其言行乎
而治已治人者不由是以為規矩準繩而終至於大器
乎吾友宗一氏與慎言最稔與予先世皆河南人入朝
國皆占籍北平茲以順義文掾學攝校于雄與予共事
則予二人者皆里閭皆久要皆同道也况順義違雄踰
十舍乃不以其津陸之遠寓書宗一以徵予文予故不
讓而為言以竊董先生之緒餘以為數十年之雅談重
宗一之請嘉慎言之嗜古文辭而不自畫也

贈醫士婁傳道序

薊丘劉明善氏累葉儒官家自兵起兩河幽并倣擾挈
家避亂江淮間其後族戚蕩散父母妻孥先後死又其
後中原甫定完一生於九死中又其後得北歸鄉里再
娶以有家室年四十始生一男今尚乳也先是天大暑
沴氣方熾兒右腋間瘡忽坐起兒噴亂不帖席者數晨
夕其勢危甚明善與家人驚悸莫知所為鄰里來相視
亦莫知所為計則皆曰明善仁厚人閱播蕩之餘以有

胤嗣而祖考之血食其不絕猶一髮今而若是天之戕
我善類不亦酷乎時東澗婁傳道士以醫待直燕邱良
師也明善于其休沐之暇禮延于家乃診視兒曰此醫
所謂丹毒也蓋小兒為陽火亂攻氣不得上由是蒸而
為毒乘虛而傍入出傳道取藥一匕飲之食頃而愈于
是舉家歡然若更生明善乃卜之日吉具酒饌賚楮幣
以致禮焉酬其德也傳道曰吾聞父師醫以活人為心
非若市道人覘貨利而取其直也苟規規於貨利視其
人非吾所聞於父師者也傳辭道力辭不肯受明善曰
心內也利外也先生以活人之心而獲報而吾以報德
之心寓之於禮意以報之於先生非所謂利也先生之
受之實甚宜況吾之子始雖遘疾而終於勿藥是先生
之俾吾有子綿吾宗祀也先生何為不受傳道曰辭其
可受而受其可辭二者皆非也傳道又不肯受已而明
善復再拜以請而傳道辭益堅明道知其終不受也則
謂予曰吾兒之不恙是傳道之骨肉我也吾宗祀之弗
殄是傳道之羽翼我也子名能古文願有述以著其德
之不可忘焉予曰君子贈人以言言固將暴其德而垂
之永久也傳道以醫為學非世之醫家者流比也考之
周禮有瘍醫而史稱扁鵲常為小兒鑿傳道有得於是
矣故其操活人之術而於利不苟取焉其所以揚令而
視後者將不在是乎雖然得于人而不圖其報者傳道

也報莫之施而不忘至德者明善也予故牽聯以書以歸其美於二君焉古之道也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予聞之韓愈氏云爾

送劉御史榮觀序

予友劉榮觀氏弱齡從予愛其刻苦嗜學雖甚風雪每杖策至其廬居一室門巷荒寒誦讀自若而林霏晦靄中隔樹聞吾伊聲宵則熬膏繼晷至漏下十餘刻乃始就枕平居非有疾病醫療祭祀賓客事其於聖賢之經之傳未始暫焉不接乎目絃歌之趣之樂未始曠焉不接乎耳而於師之所傳也已之所受朋友之所講晝夜之所思研深燭微期于破局鑄開戶牖夫闕仁義道德之

與則又恨其力之不武也此皆榮觀所自得予嘗謂之不獨嗜學如是至其才識超絕衆皆望洋而自失故其相從曾未一暮也而景行先哲慨然有生晚之嘆已而領鄉薦

試禮部皆預高選佐名邑拜御史皆赫赫有聲使榮觀為士子時雖不從事科目以取富貴而學問文章亦足暴於當時迄于今光顯無疑也予山林二十年所與遊不啻什伯而風誼聞寥友道淪謝而奇偉不羣之士落在人耳目如吾榮觀者不多見也今老矣精神衰耗志慮銷落譬之空山之木煙什澗阿雨摧谿谷無幾何時腐朽隨之矣則夫天下之士於予何所仰賴而託交於暮齒乎榮觀方當英年其取友也不獨求之一鄉求

之一國求之天下等而上之以求之於古則其所友者豈不可以想見其人乎矧榮觀由文學起家故其入對大廷而議論風采聳動臺閣炳耀士林其有得於賈董之才猷乎出佐民社而善政所暨得一邑百姓心其有得於陽元之仁惠乎立殿陛吐正論迴天聽其有得於歐范之風烈乎惜夫予之固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 聖天子憫其親之老而賜告歸省其至也秩秩乎家庭之儀衍衍乎孝友之風而恂恂乎鄉黨之敬豈直為里閭之美宗族之慶父兄師友之榮哉孝於親忠於君而忠孝之行聖愚同天古今一轍也榮觀還朝且有日期於佩仁服義樹勳立業不負乎君親之望忠孝事也榮觀勉乎哉祭酒胡先生今人之望也於榮觀為先輩故其獎勵之有加於予為舊遊故其好交之甚至其詳見於送行序中予故喜而書諸座右庶以慰久要不忘之情而江湖萬里之思也乎

鄧伯言玉筍詩集序

予幼喜詩十四五時從鄉先生學為五七言詩每出一篇必曰是子可由是專意于詩時日鍛月鍊不輟也今老矣藻思荒落詩久不作作亦不工思古人之不見悼斯文之絕響每廢書而永慨大抵詩之體裁各以其類雅頌有雅頌之製風騷有風騷之製漢魏人則漢魏人語六朝唐人則六朝唐人語譬諸公輸子之成方圓必

由規矩師曠之正聲音必範律度而庖丁之解牛必中肯綮故其詩高者薄霄漢深者溢河海振之沮金石奏之諧韶濩由是而薦郊廟感鬼神廣聲教移風俗振古不可廢也西江鄧伯言先生以能詩鳴東南其名玉筍集者予因其北來得而讀之大抵本之於騷雅走葉魏晉而於杜甫氏則其專門也先生道過於雄留邑校信宿其隙也為予言詩予為之傾耳以聽其於古今事勢之變山川人物之異是非得喪之由興衰理亂之實一寓於詩而和平之音愁思之聲歡愉之辭窮苦之言合乎體裁而無偏頗之失當茲風雅闕寡而有此古製何異聆空桑之瑟於瓦缶紛擊之餘乎予以先生不以庸愚遇我又念其行數千里之遠歷歲月之久而忘夫道途之艱羈旅之勞也故為序其詩

送太常大祝張敬方任滿序

太常掌郊廟社稷之禮古大宗伯之職也嘗讀其題名而見文學聲望之士彬彬接武後先矣張君敬方以蔭補入官再轉為太常大祝凡在同官愛其質美而行脩方與之優游共事議論攷索用禘禮文之闕一旦以秩滿而謁選天官也皆戀戀不忍其去遂崇酒載殺盛賓客以餞之酒行有言于列者曰夫官使得人則職脩而事治故上自宰相下逮百司有軍國之寄黜陟之柄甲兵金穀之務於是人之能否可見焉太常則異是其職

雖重其務至簡至有事於大禮也始克奔走奉職於其間否則優游暇豫經旬不一署文牘非如宰相之與百司有軍國之寄黜陟之柄甲兵金穀之務也然則若是職者借有兼人之才亦將何所見而何所徵耶有解之者曰萬石之鍾不待較而知其有容極其量也千鈞之弩不待發而擬其殪兕極其力也觀人之術即其抱負可以驗其設施奚庸以已試未試而必其能不能耶敬方以宦業名家其於政事蓋自其事父兄師友之餘已耳濡而目染有不待臨事而可見者宰相以之從事於禮儀而不欲其親百司之細務蓋將培植其材而期之以遠大也國家制禮作樂方將徵禮典於文獻之家敬以為秩滿序

送王經歷使廣東序

余少時聞里人王惟善君掾荆憲有聲恨未識及壯從薦紳先生游聽其較論古今人物咸以君為才世之名一藝擅一能者不足比數也於是益以不及見為恨至正十九年冬君以使事至京適會故中書左丞月輪失不花公之門一見如平生歡公之子丑仲禮氏與余至肆不妄許可為余言左丞為四川右丞時惟善為左右司都事雖政務至劇而處之裕如衆稱為幕府第一余

聞其言益信後惟善調國史典籍余亦由詹事掾為太常奉禮則又同日授除由是往來相親商論雅道志同誼合未始一日置也然自聞譽逮識君幾十年自始識君迄今又三數年以幾十年願見之切僅獲三數年情好之密豈非難歟今君聲籍甚倍往時什百方期入贊政柄罄布矣未幾宰臣奏入山東河北下四方之未附者以次入款非一切宥之何以惠活元元哉二十三年春遂大赦天下選文學之臣識通變者分道往諭於是擢君崇福司經歷使廣東余以相與有年不忍一旦別去中國最遠昔國家之一字縣寔始要荒矜恤黎氓至仁畢遠雖在僻壤治罔怠缺所以保養生全革心沐化不

忍視為外遠而鄙夷之也及乎宴熙之久中朝之士不樂外仕者多朝廷念遠人之失治每授官比常秩增兩階以優之由是吏來其土者志在傲冒名爵於靖綏之方漫不之省甚至賊殺其人若禽犢然故其人憤惋竊發依阻弄兵劫官府阻城郭以肆威焰莫可猝制也君措慮周遠治事明練至則必能殫竭心膂宣揚國靈於逆順利害又必能辨析無隱行見顯批譽之衆振厲感泣潛錄姦慝以拭目更新之治且指而誦之曰中朝有人如此其於恢復之效不少贊乎且古昔立功者不在朝廷則在邊隅余於君生同鄉交同好入官同進用庸敢以是祝之君其無負茲行哉是年月維夏十又二日序

備荒雜錄序

漢史書張良謝病辟穀惜其法不傳蓋亦託言云耳其後方士者流往往能神其說於是丹藥之書出焉世之險辟之士復效其法而脩鍊之謂一餌其藥可以終身不食而長生久視噫以吾眇焉血肉之軀非有得於保真養性之妙也一涉乎詭誕之說遽以為秘訣而用之以求不死世寧有是理耶晉錙景先表進辟穀方名曰救荒仙術見活民書最詳往歲京師饑庶民家多製而服之悉無驗茲予所因製者因竊思之人之一身胃為之主胃實則氣充充則神完而不死詎有絕去水穀使胃虛腑憊而能久生者耶然則昔賢謂刀圭一入口白

日生羽翰何也此蓋學仙之說也其法本於製鍊形魂使氣質銷鑠而陽剛純全如天之輕清其氣上升也其為刀圭也豈方士者流所謂脩鍊之術哉余亂後躬耕山中見谿谷間人有草食者因謂值歲之凶草木之可食不過二三種而已及觀伯高所著備荒雜錄迺知艸木無不可食要在用之有法耳余讀其說而異之亟欲手寫一帙藏之篋笥以塵物嬰世未遑也翌日君命童子錄以相寄方之世所謂辟穀之術其終至於誤人者遠矣嗚呼自含哺鼓腹之樂止則世亂民窮而人之不得其食者多故讀夷齊采薇之詠園綺紫芝之歌杜子美歲拾橡栗之句可以觀世變矣伯高是錄夫豈虛傳

也哉伯高始以國學弟子員入官累就外補自兵起攜妻子避地四方於草木之品皆嘗試之予故信其說而為之序

送西臺侍御史阿都剌哈蠻公彥輝序

三秦形勝甲天下河山險固丘陵盤紆控隴蜀之會當晉魏之衝守之易如鍵就扃攻之難如卵就壓歷周漢而來號為百二之區勢使然也吾元混一之初升雲南廉訪為行臺大德之元徙置奉元號陝道西諸道行御史臺于時人材輩出罔有冒進諫無不從言無不聽法度脩明民物清宴今西州父老獨猶能道之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乎固漢祖之盟謂功臣與河山全帶礪

誠不刊之論哉自盜起河淮中原披靡民焉糜爛物焉殫殘城郭焉蕩焚無幾秦雖至險難犯及其怠於封守暴兵深入受禍最慘相臣將臣入稟廟謨出掌兵柄固願削絕亂階策勛帝室然藩翰四匝不受縻制一搖手怨輒隨之禍且叵測雖有智能閔莫敢發思義之士至欲以死樹功動為童氏權姦沮不得行事機之失若怒羽之速不可障何嗟及矣今大亂已極人心思治豈特三輔之民欣見漢官儀乎據形勝之便審緩急之宜開拓舊服實惟其時若夫懲往轍之失遂無意於事功君子不取也噫是責也誰寔尸之僕嘗書平亂一策藁成復燬不上蓋以其言過直有犯時忌則人將日以迂目

以狂目以濶視為多言是以不敢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朔皇帝受朝賀既進臺臣等曰天下方多事軍國之務寢弛豈風紀未張之故歟茲欲興舉廢墜非一二老成人何賴由是阿都刺哈蠻公自大都路總管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命下守成往賀之曰上方汲汲圖治得公二三輩用之治效著矣且天下事諫官得言公至宜以恢復責省臣以忠義責將帥以逆順利害責悍鷙反側之徒奮揚國靈風勵有衆以起前日久安沉墮之氣則金湯之險增舊觀矣矧明天子聽斷如神其或牽制難為尤當吐出肺肝諤諤上白使萬里之遠如在旒蕪之下可也公學粹而通才宏而遠登第為名進士牧民為良有司持憲為才御史至於專城以却敵稱尹京以理劇聞尤焯焯可書者也守成辱知雅厚曩嚴君之掾中書公寔薦之故余兩家為世契則夫罄海內之知公者宜莫余父子若也將行擬送道左未忍無言輒序時事以贈大要謂三秦之險易於封守誠得其人足以有為公既當重寄於軍國之務其必能斡旋圖畫俾朝廷無西顧之憂如國初時乎所謂帶礪河山之烈豈宜讓他人先哉埃其偉績既上銜車入覲僕雖才薄猶能效諫大夫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命童子鼓瑟為秦聲以助燕喜也

送內史僉院董公景寧赴河間路總管序

至正二十有二年山東下河南北悉平上以元元之甫
蘇而總總以望治也思得良二千石錯布諸郡以綏拊
之詔丞相擇省憲之臣往踐其任重民事也於是以内
史僉院董公為河間路總管先是公已累官至第二品
至是又增一階之秩以優之洎輒又親被德音陞辭以
行皆異數也然朝之大官貴臣之知公者則謂公文學
政事宜謀畫廟堂宜激揚風紀宜論述館閣不宜使就
外補或曰匪朝廷惜要階方寸地勞之以理劇之任俾
不得朝夕近天子之清光若棄置然也意者兵興十年
民勞孔棘撫字久曠澤不下流兼之郡縣燬敗守令之
職人每不樂為之蓋非不為寔不能為亦不可為也今

偃兵息民外中之政悉歸條法首以朝臣任之欲其知
民牧之重則成績之可俟此則朝廷付託意也然走嘗
閉門讀史記攷古循吏之迹又嘗避地四方與田父野
老語而知民生之艱為守令者之難矣請於公之行白
之古諸侯得專征伐近代郡守剖兵符以授之今之守
令與古諸侯埒有方千里之地而無專征之柄有防禦
團練之術而不假以寸兵一旦有警始驅丁壯禦之往
往力不能支城遂失守一難為往年百姓殷富不廢耕
桑今井屋墟莽瘡痍之衆無糠粃救朝夕命又無從假
種糧備耒耜與牛以墾荒蕪使徙流東西者有鄉里而
不克保聚二難為然則守令之職其終不可為乎蓋天

下事雖成於不易為而常怠於不足為公才足以立事
智足以達變惠足以恤下是行也必能推上之澤使如
川流宣上之德使如風行布上之化使如春煦廣上之
聰明使如陽光之下燭震霆之莫掩也朝廷慎選守令
思革前日之故而不苟以常法俾才幹之士得罄展布
識治體矣昔龔遂治渤海願無拘文法得便宜行事於
是化盜賊為良民今乘凋敝之餘欲勞來而安集之者
昔人之遺法在乎河間古稱禮樂之國在今三輔之內
文物衣冠之盛比於鄒魯國家仁義詩書之澤陶濡百
年公於富庶之餘以此倡之教化可成也公儒者真儒
之效久不白欲求通儒用之又不可得俗儒迂濶率為
人所詆侮至有能脫去故常卓然見之事功者人將愧
伏嚮仰之恐後焉公之往吾儕得不以望之兩漢而下
即官宰百里刺史公三公朝廷方取通民事有才略者
以經濟天下加以歲月考績既上公之車其北轅乎走
辱知最濶稔行當書其行實付附古循吏傳後

傅子敬紀行詩序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非本乎志而規規守繩
墨以學為聲律之細詩則陋矣虞之歌周之雅十五國
之風雖所感異趣所發異情所出異時本乎志也時乎
楚漢去古未遠王澤未涸士生其間當風氣樸茂之餘
其志大以宏故發之為詩悉和平正大之音觀乎屈原

之離騷九歌宋玉景差之九辨諸作蘇李之贈荅無名
氏之十九首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其風之遺音乎至東
漢曹魏降及六朝寓縣幅裂古道風靡作者自三曹七
子以還至沈謝諸人才雖傑出志則骯骯故穠麗天好
之詞倡而恚怨哇淫之風行體裁音節視古復殊時非
無一二追古之士顧往往囿於氣象之衰不能振而起
之如瓦缶交擊而空桑之瑟不能獨勝也唐之興也以
神武翦積世之亂三光五岳之氣復混士之生也鍾乎
天地之英其為志崖^岸然而不淆於俗其為詩炳然上麗
乎古其擅名於後先者若陳子昂孟浩然崔顥李白輩
是已至杜甫氏起大振絕響志則咎夔稷契之志詩則

虞周楚漢之詩藻發乎天趣聲繫乎風教詩與志混然
不鑿也余少也志于詩而學不充溢不能為詩及壯盡
取古詩讀之始銳意于詩而聞識庫近規模纖姜不敢
為詩泊乎日月滋久頗會其要操筆就紙寢有生氣意
而知己者鮮無誰與言詩後是竊取一第代匱小官而
塵物委瑣不暇為詩嗚呼自余少時迄今踰十五年進
追惟數歲之間始則不能為詩終則不敢為詩又終則
無誰與言詩又終則不暇為詩宜養塞之深已固也惟
其志不衰於少時故頗能覃思於聲律之細耳傅君子
敬與予同年進士年先於余余兄之相好也初君以上
第授官累陟要階拜監察御史劾權宦人謫官吐蕃權

宦人死調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中書左司
都事其召至輦也與予問之隙口誦其紀行詩若干首
且曰吾被謫數千里去國幾三周投瘴毒之鄉涉窮荒
之地而冒虎狼之叢雖行道之人有見而出涕者我則
恬不介懷謂死生命也何必惴惴焉禍患之是懼遂屏
去一切營謀而富志於詩觀其羈危遷竄之極而撫時
悲世之意憂君許國之念惓惓乎短章大篇放而不流
壯而不棘非生鍾天地之英有岸然拔俗之志能是乎
哉矧其志日益篤詩日益進他日克而大之又將為騷
為風為雅為頌下視漢魏唐人之作九牛一毛耳昔原
之放迓乃賦離騷不忘乎君也淮南王安贊之曰推此
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今君以謫官而有詩獨非古人
之志哉噫君子曷志乎志乎古也余何志乎志乎君之
志也知君之志莫余若故序君之詩不敢辭

送陳都事使還浙東序

始淮潁盜作所向奔突鉅鎮大藩望塵推陷吳粵之交
魚餒肉爛江淞等處行中書丞相方公起布衣倡大義
集兵東甌以捍一面歲時朝貢不輟兼之一門昆季雖
致身顯榮而知尚學術豈古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
歟其於君臣之分忠孝之節凜然常存煥然可述比故
予以請以往蹟之暴於天下者次第書之朝廷歲遣使
督吳之賦越其境丞相必躬率僚寮約舟於津具馬於

郊同迎使節其恭敬皇王命未始一日替之往歲有盜犯邊故江淞行省右丞丞相之仲氏也力戰死之事聞旌封有加臣節偉哉至正二十四年秋逆孛入朝自為太師丞相皇太子撫軍於晉朝翦大患而外內之臣昧於順逆速於強弱不知死君父者多檄至丞相亟遣使請命于軍誓簡師以從明年秋逆孛伏誅東宮班師還於是遣江淞等處行樞密院都事陳君彥明奉表來觀時皇帝御大明殿省臣以其事入奏錫爵賚之以旌丞相為國敵愾之勞使臣奉命之勤亦光擢矣竣事將歸朝之士咸賦詩以贈而請序於予予與彥明相與日淺其出處之詳誠所未知雖欲竭片語塞命以勸說耳顧

惟先民謂尚友千古蓋雖不必親覲其人而高懷雅趣有冥合焉者矧彥明與余定交幾半歲彥明之賢獨不可知其什一乎彥明儒家也其學敏而通其治事練而達其剖裁糾紛辨而捷尤優於使事讀至仲尼氏專對之語必慷慨奮激思起古人於九京其襟抱脫略復出一時輩流萬萬也且丞相一頓笑能輕重人在恒人惟圖倒衣趨事覲一朝之顯拔譬之升九成之臺欲一躍至焉彥明官不過幕佐而未聞其競進遑遑焉恒抱家國之憂彥明誠忠孝人哉今甲兵將偃息海宇將宴熙彥明歸見丞相當以君臣之分忠孝之節娓娓為說期於力靖南服益脩乃職以垂千萬歲之烈勲余也雖乏

藻思猶能吐詞為鋒揮筆為陣寫休聲於鏡歌鼓吹間也

送王平口巡檢陳允莊序

自王教遠而伐木絕響矣風雅之衰友誼之喪民俗渾渾乎末流非一朝夕致茲也大抵友為五倫一而世之人一是目為窳言此隆古之治所以不可復蓋自四代以還則然唐虞之盛若稷契夔龍協贊帝猷以底雍熙之治周之興也若旦闕夭散宜生之徒同心同德以弼岐豐之化宣王之繼起也若申伯方叔仲山甫尹吉甫之流協謀共事以濟中衰之厄而友誼章章於天下矣予生也晚思古人而不見歌伐木而傷之竊嘗觀世之

為友者矣炎而趨寒而置雖儒其服而傭賈其心由夷其言而盜跖躄其行如是者果可友耶挾貴以驕人者不知一朝而勢去人亦得以驕之矣飾詐以欺人者不知一旦術窮亦人得以欺之矣如是者果可友耶予取友半天下而未見有如古人者豈予之愚人不我友歟及兵後游山西僅得一人而友之睢陽李子寔氏非義不取非力不食有古君子之道良友也久之至保下抵薊門若安肅縣簿王文昭氏祈州判旦榮伯氏永平府倅梅秉玉氏灤州守劉復仁氏昌平邑長舜言氏皆今之良有司予既得而友之至於文章高古如燕府紀善王蘊德氏及其弟脩德氏睢寧邑尹葉夷仲氏布韋士

董安常氏而學行脩潔如國子助教王政民氏大興邑
文學掾王庭實氏處士宋彥中氏予又得而友之尚何
以友誼斷喪為嘆哉予雅聞王平口巡檢陳允莊氏有
能名及其秩滿將如輦下也甫得邂逅於逆旅性嚴而
裕寬而和言論忼慨而詳實第恨其友之太暮又惜其
去而不得與之友也雖然才如吾允莊以之宰劇縣刺
要郡蓋優為之而允莊則未常以為我能為職巡邏之
職而久淹於四稔之久而允莊亦未嘗以為我久淹允莊
誠吾友也今之往吾知其首膺柄用於一時良有司接
武後先矣予既嘆流俗不古若而終之自賀其得良友
雖不能盡如隆古時亦足以卜王教之復古也予於是

喜而賦伐木時吾友魏德謙李道勤在

送宛平縣主簿陳汝霖序

天下郡縣弟子員凡三歲一貢於京師至則吏部考其
藝而升國學加以歲月始第其高下而官之以故士之
通經術識治體者由是以進皆即得仕不由此者雖得
仕至其陟朝著理民社而以事功表見於外中者鮮宜
興陳汝霖氏由太學生分教定遠一仕為北平之宛平
縣宛平素號劇縣有藩翰有分閫有郡守符檄積几案
館傳相雜皆師旅衆而征役繁不有殊常之才以任其
剗治往往至於廢事汝霖通經術識治體惟其小試一
邑人皆難之殊不知以為難者恒見其難以為非難者

固未始見其難也觀其均戶徭審刑讞董營造歸條法而不紊至於壇廟也學校也郵傳也以繕以營既詳既周矣予識汝霖久茲當佐政之三稔將上計於朝也不忍一旦別去則為之言曰器如干莫利器也而良冶之鑄必取之於百鍊之餘材如榱桷美材也而良匠之用必求於十年之後士如材傑良士也而善為治者之任之必拔之於累試之中非一昕夕可驟致其功也汝霖誠良士于郡校于國學于分教礪礪漸漬亦既至矣譬之干莫也而鍛鍊之滋久榱桷也而培育之滋厚其於燭斗牛剝犀象棟大廈柱明堂無難也國朝做唐虞官人而以九載為秩滿久任之法也汝霖行哉其至也必有膺柄用於常制外而朝廷之上孰不指而誦之龐士元非百里才吾恐霄衢迴而枳鳳騫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予敢舉是為說期於力蹈前脩之軌而大行於時是之謂通術經識治體其於為天下國家也夫何難哉

送穆原鼎先生還照縣序

安次宋彥中氏學古學其於人不妄許可予過近薊門留其寓館幾旬餘酒酣氣作每以友誼凋喪為嘆因語其友原鼎穆先生之賢曰先生前代文獻家而才氣之偉迥出一時予用是惓惓於心者久之已而先生自東海來予因彥中遂與相識見其風神峻整而襟靈坦夷

譬之明月夜光之珠令人不敢狎玩益信彥中之不妄
許可矣一日先生招予三數人小飲逆旅言其祖墓在
西城西兵後圮於礫莽邈焉不見蹤跡於是招魂以酹
於中野惟先人之墓在北城之東北迄於今不廢因得
拚除櫛翳而展祭之言訖泫然泣下而悲動一座人人
謂其孝行若是則夫篤於友誼也奚惑先生燕人兩河
亂避地東海上遂家焉其典校於照邑也群弟子一經
指授咸中矩墨豁如也今之歸凡在同志皆賦詩寫別
爛然成帙矣於是大興邑文學掾王庭實氏徵予為序
予以友誼不敢讓謹避席而言曰先生之學求以至乎
道也道也者窮天地亘古今不與物物同漸盡未始離

萬物以為道亦未始枯萬物以為道也顧可以淺鮮之
言言乎哉夫言出乎淺鮮而曰吾將以行道是之謂求
道於口吻而斷喪其本真非道也蓋嘗稽之易矣天地
之始有象而後有辭當其太極稔而萬物之未茁也象
何寓六畫呈而群象之始著也言何有及乎文王周公
孔子始立言有象之後發前聖之不言以昭示斯道於
無極以是知之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非空言也先生之
學講之熟蓄之素而行之力其言也其不言也一是足
以啓迪來學道蓋若是矣彼咕咕焉形諸口吻而以為
道者予前所謂淺鮮之言非道也矧先生以孝行為鄉
閭所稱道者友誼為士類所推服其所以植天常礪名

教而昭燭乎穹壤孰非道耶吾聞參路二子其行為吾
儒軌度而聖門之言孝誼者皆宗之予生也晚其於聖
哲之高躅每起望洋之嘆先生行固願執策以從而問
津洙泗矣

送東安縣鄧侯朝覲序

皇帝十有三年有旨設賢良方正等科徵用丘樊士圖
治功也於是金壇鄧侯由聰明正直一仕為東安邑令
北平所司也昔者召公奭此其封域西都盛時民咸沐
其休澤姬輒既東王室板蕩人情風俗與古夔殊至於
近代金革屢起創殘之氓大抵皆喘蘇悸定之餘矧北
平大方面藩翰也分閫也臬司也大府也其所需一是
取給於近縣自非節其力而恤其艱民病其能少瘳乎
侯能宣上澤以拊循之故能得一邑百姓心侯端慎而
質直不求名不近功不與物競而退讓若不足藹然仁
義人也其學純正而淨實其詩連篇編累牘帙而忠君許
國之念一飯不忘人謂其如杜拾遺諷諫之旨寓于言
表讀之可以懲勸人又謂其如白居易云茲以戶口田
糧事上計於朝也大夫士皆為詩以贈而僕以謏材辱
知于侯最稔兼之以斯文骨肉我以雅道薰陶我以直
言正論啓迪我其軼也曷能已于言乎於是致辭于侯
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稽諸方冊其所以固邦本
收民心之說詳矣今天下黔黎涵濡乎仁風化雨中而

吾邑也藉侯之惠之力之至故其戶田不踰歲而加多於往時侯行哉其至也奏對文石之陛俯伏王臣而敷宣洞達必有以動於天聰之聽而喜溢乎天日之表矣若夫增秩賜金古所以旌循良吏故事朝家自有公議在

溪山別送圖詩序

嚴陵邵仲舉由文學起家再轉為密雲隆慶倉使未幾因楚令解去遂得歸養軼有日矣於是燕人李居中氏為作溪山歸隱圖一時名勝為賦詩而府紀善王蘊德氏為序其顛末是行也不亦烜炳而光榮哉予以朽木耕牧草澤而混跡樵農其於士之有官位負名聲者鮮

蒙其梯接故於仲舉恨其弗簫獲後塵聆雅論締久要實甚慙也近過婺諸葛伯衡氏出詩一編相示曰吾友邵仲舉之詩也觀其詞氣和平律度嚴整斐然忠孝之著讀之可以想見其人而伯衡曰仲舉之南轅也有退休之喜有歸養之樂有溪山之適雖未與之識可無一言以賞其行哉余固讓不獲則為之言曰窮天地亘古今不與物物同漸盡者忠與孝也是以古之君子未始不仕亦未始必仕未始不進亦未始進而不知退故其進也非徒仕盡其忠於君焉爾其退也非忘君盡其孝於親焉爾仲舉始冠而舉于其鄉也鄉之人固以忠孝望之已而職倉庾之職一束乎廉慎而不敢肆則其服

事乎熙朝也忠矣而今也鄉之人亦必望之曰父母老矣盍來歸乎哉其至也具滄瀨時溫清問起居稱觴為壽而喜動顏色豈不可以言孝乎仲舉行矣矧嚴陵當溪山佳處而桐江之濱富春之麓豈無嚴光之徒耕釣乎其間也固宜與之礪清節植名教激波而滌澆風也

一山文集卷之四

一山文集卷之五

記

潞州崔府君廟霽應記

府君在唐尹長子縣有異政民甚德之其地萬山環列險而多虎當嘗有采樵者道觸虎死其母泣訴於府君君遣使投檄城隍祠頃之正晝霧塞陰屋風生虎自林薄出震慄為俯伏狀遂縛以歸君立命磔之自是虎屏跡無遺類非君至誠以動之曷能焯焯如茲君之沒也民遂廟而祀之一有禱祈若響若答故閱歲雖滋久而民心則益虔可以見府君之德被之人人矣庚戌春僕代匱山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承堂帖如京師常虞不職

獲譴道次潞州拜祠下遂潔齋以禱之神鑒厥忱賜之
吉卜已而 朝廷不以僕才識下授同知太原府事寵
澤優渥紙綬焜煌卜兆之叶若符券然神之相之亦既
侈矣蚤夜兢惕思答神庥而官事叢委未遑及也乃涓
日命工設色肖像用展歲時之祭兼述其蒞官之異政
焉為神之靈感以傳不朽焉嗚呼神之德著矣而感孚
之機則有非吾人所能力致者然而有可致之道焉何
也吾盡吾誠焉耳誠或未至而求神之我格借曰祀事
孔腆神其吐之矣信乎有其誠則有其神嘗聞之先哲
云

涑水縣學記

涑為古燕地周昨召公此其封域王化漸被莫先於茲
繇戰國來宇縣割裂民涉鬪爭士廢禮教古風由是泯
泯也元之有土校庠勃興中更亂離文教滋熄皇上龍
奮之初遂大振儒風以文萬世之太平於是國有國學
府有府學而州而縣莫不有學無之設教有條肄業有
科師徒供給有廩膳有司勸沮有升黜甚盛舉也河東
董侯紹賢顏繇儒起家擢國子學錄尋以選知縣事縣
之學政侯實領之學故有先聖廟有講堂規模庠隘人
以為弗稱侯乃於政務之餘興廢補敝洪武七年春作
東齋三明年春作西齋如東齋之制堂後作小室一與
堂楹相屬軒戶空明几席瑩靚諸生受業之所也又明

年夏堂東作庖屋用器悉完諸生會食之舍也西南作射圃中為觀德亭諸生習射之地也廟前作東西廡各三先賢從祀之室也廟旁樹規石刻示永久也廟外曰神門又其外曰靈星門以繕以營悉中儀矩繚以崇垣植以名木嚴廟貌也且其地與代郡雁門相聯屬其勢控居庸闖紫荆而距飛狐之口師旅往來使傳絡繹符檄積几案酬接無休期侯乃于紛劇之辰而寓整暇之意于注措之際而有先後緩急之規俾數十年瓦礫灌莽之墟於是俎豆而弦歌之匪才且賢曷克臻茲部使者凡再蒞之檄獎有加而薦書上矣延興猥以譎才代匱學職鉛槧之塵而章句之急夏楚之瀆而教育之踈

視侯有不媿乎縣父老以侯政有禪風教也將勒文于石以垂不刊而謁延興記之嗚呼聖人之道昭垂如日星王者之化無私如天地誠使任民社者有以闡聖道敷王化維世教淑人心行見有首有趾咸樂育乎覆燾之中照臨之下一日碩才出美化行是邦也將不為伊洛為洙泗為堯舜之俗以彰儒效於無窮哉侯之此舉增斯道為九鼎矣先是縣簿朱子魯典史劉中以侯銳意於學克相厥功八年夏魯^朱以秩滿去任冬劉以得解在告細大之務侯獨任之其於學事功倍厥初他如社稷壇風雲雷雨山川壇無祀鬼神壇城隍廟制度宏偉皆焯焯可書茲不詳著

易州山北鄉學記

洪武乙卯春詔天下立鄉學蓋以崇美化育群材臻至治也易州古稱要郡風氣高厚民俗朴淳順而迪之易與為理不可遽以治激外之也州之北其鄉曰山北有山泉林壑之美蔚然為一州最太守葉侯子粹至而樂之曰此勝境也以此建學寔甚其宜由是倡耆宿勸諷士民士民助工廼創明倫堂三楹門垣崇煥几席瑩潔肅如也尋以禮招致何君大用為之師弟子員凡三十人大用遵教條嚴訓誨而謹禮節士子鱗萃佩服儼若揖讓進退咸中矩墨匪侯銳意於學曷克臻茲大用徵余記則為言曰自唐而宋而金易之士登巍科躋顯仕代不乏人今可某某數也百稔以來文教滋熄工傭農賈競以貨利相長雄絃誦之聲聞乎莫聞非古易州矣以侯之興學以大用之典教行見斯道大行炳耀後先是鄉之士固以聖學著天下匪直為鄉人以自畫也學初於是年夏四月之吉落成於五月之望判官黎侯某長史任處中實贊成之

柳居後記

北平憲僉三衢徐公之未仕也居其鄉之華川里其地豐腴而爽塏寔東南山水佳絕處有田廬有琴有書人之過者必式之曰此隱君子之居于庭于垣柳凡十株公手植也弦歌之隙觴詠其間而蕭遠曠逸超然有出

塵之趣而是柳也當暑雨雨舒霽之朝風日清美之候
藉以濯濯以滋繁陰滿軒涼思入袂客至晤語乎煙霏
杳靄中懷之滯者以宣心之鬱者以舒萬慮之膠固滯
除而無疵蓋雖陶元亮之植柳于其門韋虛心之植柳
于其庭未足以易公之樂也及公之入仕也始為御史
繼為部使者炳焉振風裁于外中人皆榮之而公則曰
吾筮仕以來適清光躋要地而沐恩寵欲一如疇昔寄
傲華川之野以接武乎元亮之徒其又烏可得耶予解
之曰韋虛心之在唐不過以貴富期子孫無焯焯過人
之跡而元亮也丁晉之昏而不欲仕遘宋之篡而不欲
臣韜英斂華以放跡於詩酒間此其志槩可知已公以
俊偉軼群之材抱醇德蘊古學發為用世之文章以黼
黻熙載之太平其所際者盛矣使不遇治理之朝則亦
終於韋布而已耳又何至於元亮之宰彭澤託於恥見
督郵而解組以去也矧公早著蹇諤之聲而復彌澄清
之寄 聖天子付畀之意不其重于人人乎然則華川
之柳其榮其悴固宜不在所懷也他日功成名遂角巾
還里賦元亮歸來之辭撫吾柳而愛惜之戒子孫重為
之培育其尚能遺芘於無窮哉

曲河軒記

雁門之東有邑曰繁峙其山秀雄其水清瑩其風氣勁
武而朴茂予往歲驛過其間故老指以示予曰某峰為

其山其水為其溪其田廬為其隱居處時秋高木脫天宇空濶毫末皆在目中邑之東其水曰曲河河之北梁先生惟敬居之碧嶂清流映帶左上下樵浣之聲響振林樾跨水締室為碾為磨迅湍激之機輪自轉勝地也先生讀書之隙與二三同志葛中野服流憩水上飲酒以樂不知晷景之西其蕭閒曠逸之趣雖龐公之鹿門杜陵之韋曲李愿之盤谷不是過也然斯境也前乎此而人莫之先後乎此而世莫之奪先生乃能專有之獨樂之則雖一泉石一草木炳炳有輝矣先生白首丘樊隱德弗曜林壑足以適其性琴策足以娛其心而子而孫足以佩服乎庭訓過賓游客足以延揖讓而資笑談則先生之優游是軒也其樂寧有涯涘哉嚮當中原淆亂閭巷之士往往以材氣相雄以功業自負踵不及旋皆徙死而莫遺良田美園罄為墟莽矣先生於是深自保閔介然不為勢利奪此其志人固不得而知也予以歲辛亥至自薊門訪先生于林下一見即傾倒明年予歸又三年而復至而先生之情愛猶一日予以是知先生之篤友誼義也顧以奔馳西東靡所底止欲卜鄰而不可得矧茲又復別去迴視曲河勝地其何能不睠睠于懷耶而今而後或得以謝絕塵鞅擇是名山水而宴休^與先生再脩客主之禮當效王逸少故事寫蘭亭一觴一詠之樂也

觀德亭記

射之為藝古矣自軒后為弧矢其後因之遂有五射之制此射之所由起起也是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有大射有燕射有賓射有鄉射皆因是以觀人之德非細故事也今天下郡縣庠序林立師弟子員授受之際必習射於學其鄉射之遺意乎涑水縣學故有射圃而湫隘囂塵觀者病焉洪武丙辰春僉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事徐公按部之餘乃重作之且構亭其中而以觀德扁之規制之偉前此未之有也當斯亭之落成弦誦之休暇而士子之揖讓也予竊嘗試目其間矣其射也有一中再中者予以為難能有三發三捷者輒賞其為奇中至於連發而連破的者固恨其不多見也予不善射而自幼嘉喜射然張弓挾矢而恒病力之不足至揖讓周旋而每患儀之弗謹嗚呼射以觀德尚何足以觀之哉今老矣將返故廬與田父野老樵弋山中亦足暢吾志意夫何能與髦俊之士角失得于一時而以得雋為奇哉雖然射六藝之一若聖賢之樹德寔于此乎權輿諸生方當英年可不致其謹乎有以謹之則其射也志必正體必直持弓矢必審固而後發百中矣故射者之中鵠猶學者之詣聖域德固不外乎茲也苟無其德借有貫蟲之巧穿揚之伎殪虎兕之能闖六鈞徹七札君子不取也不然古善射者如后羿之勇荀瑶之才共叔段之得

衆皆不得其死亦獨何哉圃與亭知縣董侯孟宗寔經理之不踰旬而斷手諸生請記是語於亭壁

東安縣邵家莊鄉學記

鄉學古也四代之制術有序以教其子弟材成則賓興其賢能而官之於是內輔相外之岳牧與凡小大臣工胥此焉出則鄉之有學所係蓋亦不細矣記曰良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工之子必學為箕况吾齊民之子其可不以為學士乎學之則德萃於躬道著于時故三綱叙九法彰而陶斯世於熙皞苟以學為末務而師心任意以妄施之是之謂不學無術多見其顛倒舛訛睚眦惶惑而莫之適從譬之群御乎莽蒼之野而疾馳以逐禽

一或御非其道禽終不可獲借曰獲之則亦出詭遇耳東安古名邑風氣渾純而民俗質直治得其道則妥順以安非其道亦強忍懾伏而不敢肆非如他邑之民寬則馴急則擾若羊豕之暴悍未易綏柔也邑之北其鄉曰邵家莊邑長王侯即是以建學乃延致李宗昭氏為之師宗昭前代表衣冠家而能遵教條嚴訓誨藹然鄙魯文教之風予草堂去學館不數里舉武嘗於躬耕之隙聞吾伊於風雨之夕以謂吾鄉由兵後久無弦誦聲孰意其振絕響于大雅寥落之餘乎雖然以吾宗昭之才夫豈久於鄉學者母謂其為侗子師而瑣瑣焉苟歲月以為事故師之於弟子貴乎迪之以善而於蒙童尤

貴乎啓之以正蓋所以謹夫始入之途而不為多岐所惑此小學之教也由是而進於大學則稅駕乎高光明大之域而可以大行於時宗昭有志於古學其亦以語其諸高弟子

文安縣譙門記

二〇〇二

洪武二十有六年制詔天下郡縣作譙門一制度也先是其有司踵近代之弊事無鉅細往往因陋就簡玩歲愒日自幸其解去鮮克殫竭心思興舉廢墜以潤色昭代不刊之典識者病焉文安知縣尚侯登甲戌進士第歲之夏五眎政于茲月易六弦晦矣雖其政務填委應接不暇而能綜核名實悉歸條法以其練習治體洞達民

情簡慎自持以事其所事耳矧譙門在所當為宜其不敢後也門距縣治不盡一射而歷歲滋久摧剝於風雨震凌之餘乃卜日之吉墮殘墉撤敗屋擇材之良而重新之門上有樓樓之四周繚以闌檻洒鼓角以警晨夜挈壺水以定刻漏嚴巡邏以防寇暴與夫啓閉之謹譏察之密前此未有也自始役迄告成前後兩閱月而城郭田野不知官府之有興作而民之蜂屯蟻聚附樂于勸助者固自若也嗚呼讀詩之鮮民之生而知民之勞苦觀春秋之新作南門而知興作之不時夫孰知夫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有由然哉予以侯善用民而於國家之制度虔恭而張大之故喜書其槩俾邑人誦而傳之

以示永久焉是役也主簿王某贊其事宜牽聯得書侯名肅字惟知濟南人

蘭莊記

洛師任宗一氏學行醇正薦紳大夫多器重之當勝國時其先大父憲使公與予先公承旨皆占籍河南而聯任臺省入國朝予與宗一累佐校而以文字為職業故予兩家為里閭為世契為同道出薊門東兩舍許宗一之別業在焉蘭莊則其讀書之室也客至舉觴吟詠留連終晷暇則焚香清坐而靜以觀物非知道不如是也予聞莊廣不踰十餘弓蘭也多不踰三數本而風披雨沐吐芳氣而塵氛^出速時之隱處者未易得此也然萬物

之在天壤間可以愛玩而適情者不一也觀其助吟眺則有山林泉石之美供燕樂則有歌舞臺榭之勝角豪侈則有象犀珠玉之富至於以智計得者非智計則莫能致以聲利得者非聲利則有時而失物累使然也若夫韜智計遠聲利遺得喪布衣韋帶不為辱珪組軒冕不為榮磅薄萬物不能累出乎物而不能物於物也況於蘭乎夫蘭雖佳植而匪金匪玉雖得一易致而與凡草木殊宜其為人之所好而不為人之所同好為人之所得而不為人之所同得故惟君子為能獨得之而獨好之其視挾智計徇聲利得所願為以自快一時此市道人所愧為而士大夫爭為之弗藉亦獨何哉於是好

事者以蘭之可愛玩也掇蘭以娛心目觀蘭以頤性情
援琴以鼓猗蘭之操攬佩以寫紉蘭之歌浴蘭湯而潔
雪其天質入蘭室而想其善人矧蘭之生不離乎衆卉
類乎不潔身以亂倫不植乎槁壤類乎遠濁世以自滅
不以幽獨而自媚類乎衣錦而綈尚不以無人而不芳
類乎弼中而彪外予以是而知宗一於是焉是取非世
好之可同也雖然以蘭為莊猶以藝為圃也詩書以植
之道德以樊之禮誼以穠芸之聖澤以浸溉之吾知蘭
非孤植而與九畹同其芳莊非一地而與九逵同其軌
矣宗一有見於此其忍舍其種之美而蕪穢不治譬之
五稼弗穫而幸其稊稗之有秋乎予嘗以為知道者道
非過也予又聞宗一之幼也見背于父承訓於母其長
也教授於鄉有榮耀矣矧其讀書學道確礪未已而日
增月益乎朝廷方柄用天下士予知求帛賁丘園蓋始
乎此豈宜嘉遯蘭莊之野顧瞻童子時耕牧處山青雲
白低回而不忍去予將為子歌招隱士矣

紫芝亭記

芝何為瑞秀擢乎萬植曠世而一見者瑞何由興和氣
之充假物以昭其異也夫天地之清淑迴斡於十二萬
年之會人得之為珪璋瑚璉之英物得之為景星鳳凰
之異均瑞也匪直芝也然芝之生也不蔓以繁使叢委
於山谷原隰蕭艾等耳雖瑞匪瑞也惟難遇也人始異

之故曰曠世而一見也以曠世難遇之物儵爾賁發於
槁壤故曰和氣之充也蓋吾人之和與天地之和流通
故動乎冲漠達乎幽隱被乎山川草木匪若凡物之有
生有息有榮有悴者也余聞郝思道氏之先子湖州府
君德醇而政平鄉閭化之州人德之其氣之和善積乎中
發乎外而及乎物矣墓在杭州之南山葬之四年盜發
山中塚無幾而府君之墓獨存是歲之春旁有紫生芝
焉色理瑩潤生意豐舒質粹而氣腴蒸雲繚霧於佳城
白日之表甘泉所出商皓所歌也斯殆和氣之充感通
乎天地則有神物以相之耶傳曰和氣致祥其弗信矣
乎思道作亭瑩次仍以紫芝名之紀瑞也郝氏之子若

孫歲時上塚顧瞻紫芝煒燁其光展祭之際相與芟榛
剔穢襲芳咀華睠睠而不忍去亦足見子孫之多賢哉
雖然杭當山水佳麗處自五代及乎勝國其民完富不
識兵革帝元辟南垸而撫之至仁旁洽茲踰百稔後
雖小值弗靖尋復輯綏民之桑梓無恙松楸逾茂又數
稔於茲國家餘澤之所溉亦優渥矣使丁鬪爭捨攘之
年則墓也曷保其固芝也曷保其榮而亭也曷保其輪
奩之美繼自今往思道其式固以圖自身而子而孫而
雲仍脩禩獻妥丘墓繩繩引翼於孝理之世則曠世難
遇之瑞將益衍於十二萬年之後矣一日傑人碩士之
群出使事業聲光照天下嶄嶄然為人之瑞吾於郝

氏子孫卜之

雪舫齋記

居山林則有登臨賦詠之趣涉江湖則有飄泊放浪之懷蓋志其志而不汨乎塵壤之迫隘適衆適而不滯乎世慮之糾紛此古之曠逸之士出乎物而不物于物也雄邑尹周侯構齋于公宇之偏既成而落之招予與嘗所往來者燕集其中一室瑩潔其質猶雪四顧空明其狀猶舟然是日晝漏下二十刻飲酒以樂而天大雪迥乎若放舟江之浦而山川結縞天地渾淪不知吾身之在人間世也侯起而屬予曰齋不可以不名於是以雪舫顏其額又起而屬予曰齋不可以無記於是識歲月

以書其槩是齋也廣不踰尋丈朴不事瑯藻壁以楮不堊不丹榻以木不筦不簾左有圖右有為史執蔬有圃洗藥有池豁然而疏邃然而靚雲容天影之洞煥琴韻書聲之流暢神情道氣之融寫其為樂也則雖獵天山奪蓬婆獻賦兔苑而藻思橫出未足以狀其奇槩也然而山林之清邃不若江湖之夷曠浮游之險遠不若端居之間適而雪舫名齋侯獨何取於是哉蓋侯自宦游以來跋涉山川而湖海之氣颺舉乎迴隘之中則其器識之闊也以冰雪之質蟬蛻乎塵埃之表則其操行之高也以歲寒之盟而託交於千古則其友誼之篤也以濟川之材而載道於無窮則其文學之富政事之偉也

吾知雪舫名齋豈不為後日之嘉話哉雖然雪之降以
天舫之運也以人而齋不隳於風摧雨剝之餘則又在
天與人交相勝者也非知道之君子烏足語是哉嗚呼
太素一雪也太虛一舟也安得策汗漫而游無窮出乎
萬物之外叩至道於鴻濛之初則雪也舫也齋也孰有
而孰無奚暇於致詰耶侯徵予記予故書是語以志其
志而因以自適其適也侯字士瞻松江人

一山文集卷之五

一山文集卷之六

傳

劉義士傳

孟軻氏遭七國亂至梁為魏侯瑩辨析義利蓋仲尼子
思之緒論而軻也有以發之於是天下始知蹈義而不
迷其塗軻之力也寥寥千載餘古風滋淪晦士之所趨
聲勢耳民之所尚貨利耳巫醫百工之所習末術耳譎
計耳予以是重傷之雄於保下為屬邑寔天水氏金源
氏割據處予過而欲詢前代事故老無在者於是野
夫黃冠策杖自林下出鬚髮盡白而骨貌清古若有道
者問之劉其姓寧其名而士安其字也士安邑人少孤

貧鞠於祖母而依其從父以居及壯耕釣為業而信義
感慨動鄉閭從父卒為諸幼畢婚娶營貨貨友愛之至
人鮮與儔先是人有以錢寓士安家未幾兵興道窒不
復至即冒鋒燹以往盡以其物歸之河朔之亂連歲不
饑民多為飢卒所食胔骼遍野腥穢塞天遂率子弟操
畚鍤埋掩無遺已而遠近大飢餓殍滿道則又堰河取
魚以釜竈置水次烹魚食往來人由是四方之逃亂者
多歸之事平還鄉里無一死散皆其保完之力也邑丞
扈文振老而喪明骨肉蕩析士安延致於家者五年而
禮敬猶一日及疾作復極力療治其死也士安哭之哀
於是具棺斂擇善地以葬而吊祭一以法文振在時有
白金楮幣布帛悉若干死之明日士安悉緘付紫泉人
劉成成文振壻也貧而有孱疾及得此感泣者累日邑
之令佐嘉其義高議復其身以敦勵之士安曰吾民也
吾盡吾民分內事吾心也吾又奚所望士安生長農畝
今旄矣使早知力學雖詩禮士有弗能及然其制行與
古人同處甚多而邑長程公九鼎安肅簿王文昭氏縣
博士李好問氏為予言其二三作劉義士傳漢水李延
興曰馬之馳峻坂也有繆以制之車之走康莊也有柅
以止之舟之涉大川也有檣楫以迴泊之人之於身也
一束乎義而不敢肆天之正路豈難至哉一或昧焉吾
見其顛倒惶惑而不知返駕者滔滔皆是人常言劉士

安見卿大夫講說孟子書輒踴躍喜於是益知士安之重義也

清白生傳

清白生陝之興平人任其姓子勉其字也平生嗜欲不萌於心而制行之高如層冰沍寒積雪皓縞玉瓚黃流之兩萃厥美也自童州嶷然如老成人遇族戚遇里閭非其義一介弗取苟予苟當于義則勇往直前無難色其學研深燭奧益肆其力聞明師良友不憚津陸之遠而往從之于邠于冀于河雒囊書擔笈風雨寒暑自若也始冠為隴州文學掾其教切實近而篤實一洒浮艷而趨乎古久之當路者薦之天官一仕為宛平邑長其政

明肅而簡靜世之所謂良有司者鮮與之埒也子勉學古學而與時背馳謂昔司馬光代以清白顯每讀史傳輒攘袂奮臂想見其為人鄉先生高其行而以清白許之由是鄉之人皆稱為清白生其友李延興曰光昭代偉人生西北勁武之鄉得天地精英秀卓之氣故其道德勳伐為士類所矜式為四夷所尊服為兒童走卒所稱誦凝然炳然於塵埃之表而不混也後乎百祀侯以殊常之器而穎出乎秦晉之間蓋其地寔先民之所發跡而山川炳靈迴薄乎終古宜其代不乏人矣矧侯學古入官朝廷一日大用侯其必能以清白礪天下如光之輔相時乎子勉曰世常言古今人不相及予何人斯

而敢自比於古人彼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非我也
子勉儒學其先世皆有聞人雖其流俗渾渾而世德弥
耀盛大夫士之過其門者必式之曰此陝右清白生家
論曰太清之清氣之至清也天下之清無以加太素之
白質之至白也而天下之白莫能掩君子揆之於是養
其氣而弗枯則發而為天地之氣完其質而弗鑿則凝
而為聖賢之質其於清白也何有是道也鴻濛傳之太
始太始傳之副墨之子志乎古者問諸清白生

房氏家傳

歲壬辰安次李延興為雄邑招致親夏楚之事而賓友
凋落恒抑鬱無誰語是歲嘉平封丘王好謙氏來為邑
之幕長一見如平生歡幕長學行醇正而言論詳實人
有寸善極口稱道不置否則掩覆百至非如淺淺之為
大夫者一不合訾議橫出不少貸也間語其友房德麟
之賢且曰房氏繇上世來雖隱德弗耀而善之積也甚
遠歷金而宋而元俱占籍東昌之博平高祖配翟氏曾
祖皆逸其諱曾祖妣胡氏曾從祖信任元為前衛百夫
長祖妣李氏早失所天守節不渝以終父煥字士明幼
孤知自樹立竟以孝行著鄉閭年七袞卒配高氏繼李
氏四子長守信字德誠次早世次守義字德宜高出也
次守仁即德麟李出也德麟天稟毅沉見誼必為非其
誼雖壓以貴育之勇弗奪也弱齡刻苦嗜學聞明師良

友銳意往從囊書擔笈不以川陸之阻為辭不以寒暑
夜晝之變而作輟也洎壯從公餽張先生學繼從維齋
楚先生學研深燭微大肆其力粹如也喪二親絕口水
漿者數昕夕雖服除不近葷酒而哭泣哀慟三年如一
日人以為難後東昌路以儒薦從事吏牘凡兩稔繼遷
東平路吏又四稔俱以幹潔最一時路尹張孝則良二
千石也雅愛重之嘗薦之憲府不果用丁酉秋兩河始
兵縣父老鳩民為丁捍禦閭井推守仁為萬夫長亦善
其職戊戌春暴兵蝟起糜爛濟兗州郡迺與鄉之老稚
挈家走河間先是連歲飢餒而疫氣大作人多逃死妻
張洎三男皆物故惟少子綱在才八歲耳迺襁負而北

時樞密副使荅蘭領兵鎮古北口與語竒之辟克掾史
德麟強起領簿書為祿仕也明年山東監察御史牒薦
補憲吏居五月遷遼憲又明年以老病辭歸再配李氏
綱年二十娶張氏其孫又新生三年戊申亂相失戎馬
間癸丑始物色而得之年十七娶趙氏洪武初德麟仍
籍博平因之教授鄉里未幾邑長禮聘為文學掾讓不
獲已於是橫經泮席再易天星癸亥春以目青在告得
展丘墓葺田廬課耕織暇則以詩書教子孫矧其性夙
好山水去邑三里許則其菟裘也其先墓舊有老栢數
十丈高軼雲表鉅可汗牛馬充棟梁至亂作悉戕於薪
樵徵諸一木之微而累葉之承藉可槩見也墓前後腴

田二百畝非歉歲可以無飢草屋八九間隱見林霏杳
靄中而類士之過從者歆其氣誼輒戀嫪不忍去非慶
弔歲時不一至城市至則未盡晷即歸則扶筇吟嘯而
蕭遠曠逸超然有出塵之趣或曰昔之隱者若戴逵龜
蒙林和靖皆清介自守不齷齪於與世混濁房德麟豈
其人耶延興往年兩過東昌未聞語及房氏者今長史
能歷歷口其詳且謂延興曰子名能古文幸而傳其實
以示後之人庶其不與物物漸盡也君子曰好謙可謂
樂道人之善矣故書好謙與德麟同里兵後始家封丘
云論曰房氏自鼻祖植德其後培根而食實者綿數世
弗殄絕雖中土數十年金革戰鬥民死相藉大姓之家
噍無遺類而房氏由子而孫而雲仍皆能保完萬死中
則其鬼血食不餒矣世德之報其至此哉

李樵翁傳

保定之容城有隱君子自號樵翁李其姓問其名而好
問其字也翁生而穎秀六七歲時與群兒嬉戲鄉人見
其貌骨清古舉止不凡為之驚嘆曰此非里中兒比也
稍長讀書鄉校衆皆推服以為不可及已而囊書擔笈
以遊京師搢紳先生見其循循雅飭則又誘掖獎進而
許其可與入道其餘學朝夕淬礪不以事物是非亂心
故能至其所至而得其所得表裏貫徹體用兼該悉有
條理而蔚乎其可觀也已而以經學教授鄉里時科舉

制行學者爭先慕效為舉子業登其門者一經指授動中肯綮而不病其為難也其所識皆海內知名之士若光人龔友輔齊人潘述古汴人荅祿道夫邢人宋彥貞燕人楊九萬翁從之游者殆三十年親其顏色薰其德誼讀其文章聆其言論沛乎若江海之涵濡而無有畔岸也及乎兩河始兵中原板蕩骨肉殫殘而衣食無所取給朝而樵于山不知跋履之為難也夕而樵于野不知寒暄之改候也伐木而歌弛擔而休不知暑濕之為勞而積薪之凡幾也此翁之所自得而世之不知翁者謂其視王質翁子輩寔相伯仲不知鄙且誕乎翁之言曰吾衰暮以來惟嗜樵採雖於一草木之細取非苟取故不斷喪吾道真棄非慢棄故不暴殄吾天物吾于是得取予之道焉吾今旋矣舍荒山窮谷吾誰依吾固願世之世士以忠信為本根六藝為枝葉詩書為灌溉舍其英咀其華而食其實將見環洙泗際關洛而極于海濱鄒魯歸然道德之垣而蔚乎君子之林何適而不可樵故為乎冥栖山林水石為伍而鹿豕與游乎其友李延興曰子之說非鄙且誕也翁從祖父景陽受業劉文靖公之門累官戶部司計父近道累官易縣簿翁無子論曰或曰李樵翁何如人也曰翁端慎老成人也觀其讀書學道不矯矯以釣名佩仁服義不悻悻以自好鄉黨稱其善則雖童兒女婦無異辭言行孚於人而視州

里蠻貊同一軌其為人亦可少見其槩矣惜其白首丘
樊不沾一命以行其道天之報施善人何為愆然若是
乎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從
古智能之士富貴而磨滅者不可縷數獨非命與翁能
不以貧賤移其志而順受其命之正雖老於樵牧無怨
悔焉修身慎行於道為有得孰克臻茲故曰翁端慎老
成人也

栖霞子傳

栖霞子姓陳氏名

南昌新建人其上世以儒業顯

元季天下亂父祖皆隱德弗耀而衣冠詩禮濟濟彬彬
雲仍相襲閭比相望也栖霞子生而有異質望之如芝

蘭玉樹照映階阨稍長變化不測蘄然露頭角於群兒
中鄉之人見而異之謂其軼類絕塵如是必能大其門
閥以光昭先烈無疑也始冠益自樹立而循蹈規矩端
慎如老成人人勸之學則曰吾恥讀非聖書吾安能呻
其佔畢耗精魄於故中耶勸之仕則曰吾雅無仕進
意吾安能與時下上脂韋一世而墮壞名節耶夫輪扁
之斲輪非譏夫讀書也懼夫學焉而不綜其要徒學也
楚狂之歌鳳非惡夫行道也惜夫仕焉而與時背馳徒
仕也已而渡河淮涉江漢歷閩越王公大人忘其勢而
與之善先生長者忘其年而與之交而襟宇曠夷見者
悅服談鋒橫出聞者竦聽雖居家不問有無至與人交

洞徹底裏而一觴一詠自放于山水間澹然忘世泊乎若無所營非流俗可及也久之去隱匡廬山中學道之士多與之游由是學行益高蓋其山林之日長故其積者厚增者多出者益遐也未幾有司以其才薦於朝一仕為保定府尹當其在猷畝時若將終身雖千駟萬鍾弗顧也及其登宦途尹大郡慨然以為己任而不辭行其道也其所居近赤岸山其間朝夕多霞氣故自號栖霞子而好事曰栖霞子喜談神仙事殆將餐六氣飲絳霞冥栖塵滓之外而藏其神于不朽乎栖霞子曰吾學道也世豈有神仙若方士者流公孫卿李少君輩所云哉栖霞子善詩其詩春容溫厚如其政云雄邑尹周士瞻口其為人陳其槩且徵予言予故信其說而次第之先是予在薊門聞栖霞子名甚習心竊慕之及聞士瞻說欲往拜其門而牽於塵役未暇也作栖霞子傳論曰天地藏於^乎太虛日月藏乎夜旦依乎物而栖焉者也蛟鼉藏乎江海虎兕藏乎山林圓首方趾之藏乎宮室圓於物而栖焉者也雖然栖焉而得乎藏藏焉而顧其神是其備萬物兼三才趨鴻濛而入太始終古不朽者也若天地萬物之藏吾又安能語其端倪耶

劉則禮傳

劉則禮字景淵世家大梁墨莊九世孫高太父仕西江因家臨江大父始遷安陸之京山則禮聰慧有識鑒平

居訥訥不能言洎衆務叢委片語片折之即中肯蔡讀
書通大義無經生學士氣習年四十猶不遇衆論惜之
至正辛卯兩河亂乃割則募兵隸四川平章爻著麾下
攻安陸襄樊唐鄧悉討平之兄弟子姪多死於兵積功
受沔陽府判官歲戊戌河南丞相達剌八都魯克夾河
大康鈞汝許亳有功勞升同知安陸府事丞相死其子
孛羅帖木兒為平章代領其兵討豐州雲南下之遷同
知大同路總管府事明年冬京師飢平章貢糧五萬石
委則禮董之時蔚州未下道塗阻塞嚴衛周防善達無
虞又明年春從河南平章方脫脫北討拔全寧等郡擢
同知荆湖宣慰司事尋奉旨領兵與平章完者帖木兒
合攻保定祈州蠡等處拜河南行樞密院副使歲甲辰
秋孛羅帖木兒入朝自為太保中書右丞相授崇福司
使兼河南行樞密院副使鎮白羊口明年中書左丞相
擴帖木兒總兵南伐授河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隸太
子同知詹事脫因帖木兒戲下尋奉旨受平章額高節
制調集賢學士有文綺尚醞之賜皇太子以璽書旌之
歲戊申京師^失守車駕北巡則禮所部兵潰散僅餘百人
止于易之龍門山居無何從十餘騎由間道謁總戎雲
中至即俾還徵兵時將作院使田買驢團結沿山諸砦
留則禮共事遂與畫策封守未幾總戎敗績太原聲勢
日斷則禮謀於衆曰守柵以待王師也今內無供外無

援而敵兵四匝諸寨或破或降獨欲堅守得乎不如擁
衆赴行在否則徒餌虎口無義也買驢為下所沮無去
意則禮請先往不聽自是日夜請不置買驢恚曰汝去
即去汝部曲斷不可去則禮語人曰事已如此恐終陷
於敵我幸有子弘我必令北奔不使與我俱陷也於是
弘往至蜚狐遇亂兵還時都事佛家奴至善亦避地山
中其挈家北也則禮泣送之曰至善去我弗能與俱公
到朝廷庶以明我之心無他也言訖哭復不已哀動路
人今山中人猶能語其事明年春敵兵至買驢遇人少
恩信平日託為心膂者往往潛出通好買驢知事不可
為趣則禮亟見敵為遷延計則禮難其行衆曰公不去
恐見禍不若挺身見敵活一寨人則禮復固辭衆曰死
生存亡之機形於目中公倘受禍于此是死于無名不
若見敵而死死死則無媿況未必死乎則禮曰我去公輦
宜死守勿我慮也遂往見其主帥衆歡甚則禮謂買驢
曰我幸不死公之茫也且我之形勢未為敵有而彼之
虛實反為我得及今尚可守也買驢曰人無固志糧無
宿儲今又曷可守則禮曰公不守則死死則我願以身
徇遂相與痛哭失聲舉座皆哭明日買驢等率其衆降
帥愛則禮之才且勇俾代領其衆乃辭後欲奏以官又
辭今旅寓薊門以澹泊自處每與朋儕語及忠孝事輒
嗚咽流涕云李延興曰則禮嘗宣勞帝室矣而功未崇

而才未究而志未就天也自古才杰之士其生不辰其
死無譽者不可殫述獨則禮敷

一山文集卷之六

一山文集卷之七

文

代乞封故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文

嘗謂大臣匪罪而獲罪既昭雪其徃愆明主念功而酬
功當旌褒以優典竊見故太師某英姿開朗雅度毅沉
廊廟之才珪璋之器其初焉入相百度俱舉庶績咸熙
人頌君明而臣良民樂海涵而春育引身求退而年方
盛富舉賢自代而心益忠誠九重有撫髀之思累詔有
秉鈞之命其終也再相孜孜盡力蹇蹇匪躬弊政苛刑
一切除罷良法美意隨即舉行洎盜賊竊發以弄兵命
將帥屢征而不克本官志圖靖亂親乞總戎如救焚拯

溺之靡寧乃枕戈待旦以自誓先出師平徐土成功而奉詔還朝再出師攻高郵垂破而削官安置譬基成九仞俄傾一簣之功而舟涉大川遽失中流之楫蓋姦惡構讒復私讎而奪相位使忠良不幸抱深恨而陷非辜有臣如此以隕身所在聞之而切齒且其出師才三月而指以老師而廢財厥後討敵無寸功實由於臨敵而易將事幾既失追悔莫前我國家軍令隳兵威弛盜賊多蓋從此始迄於今朝政紊人心離生民困其誰之尤雖元兇已誅天下尚有無窮之憤使本官不死海內豈有今日之危御史臺已嘗聞奏昭雪復其官爵給其家產獨於封謚之典尚未舉行竊詳本官將天下之兵受閩外之寄行便宜之事專生殺之權及一旦解其兵柄俾萬里竄之遐荒無纖須懟怨之辭無幾微沮拒之意束手以聽詔旨甘死以盡臣忠比之擁兵抗命之徒拜表輒行之輩迹其忠逆之異有如霄壤之殊況其子知樞密院事某冒涉險艱翊儲皇撫軍于全晉誅兇惡秉大誼宣力乎皇家忠孝萃一門聲光垂百世如蒙憲臺明白奏聞錫以王封表以謚號庶死者獲雪其幽冥之憾而生者愈勵其報稱之心

東安縣勸農文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望 勸農于東郊而告之曰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周詩二南風化為首蓋食貨者生民

衣食之本而風化者邦家政治之基也我 聖天子恭
儉愛民勵精圖治故田野之中克勤於耕織而庠序之
內益勉於詩書予欽奉德音來領縣事大懼微無才無補
有虧於承宣之功復慮情農自安有妨乎生養之計今
四陽布德而萬物增輝祥風送暖于花朝瑞雪融春于
麥隴予當勸農而務於本爾宜竭力以其生耕爾田播
爾穀畜爾鷄種爾桑麻督併工程愛惜時日既效勞於
春夏必收功於秋冬下可以免家門之飢寒上可以應
官府之賦役然衣食之既足則風化之當興其脩爾身
飭爾行孝養爾父母友愛爾兄弟和睦爾鄉鄰賙恤爾
宗族男則訓之以學業女則教以之絲蠶毋怠荒毋游
蕩毋違律令而陷刑憲毋肆姦欺而行暴兇將見民安
物和政平俗美無老無幼莫不霑 皇上仁漸義磨之
風一社一鄉舉皆被聖世海涵春育之化故作勸農之
語以開示民之心爾農其毋忽

勉學文

勉爾學子植爾天君爾志不惰爾德乃新爾年漸長爾
業當勤六藝六經爾其孜孜而汲汲五常五教爾其勉
勉而循循勿矜己長將招謗而損德勿議人短必取禍
而殺身勿謂記問為餘事孰可為康成之同倫勿謂文
章為小技孰可儼史遷之雄文勿謂天可欺積善之家
有餘慶勿謂人可罔暗室之中有鬼神勿謂今年不學

有來年恐老矣耄矣而徒悔勿謂今日不學有來日懼
四十五十而無聞勉爾學子植爾天君廉讓是蹈禮義
是遵正直是與善良是親敦吾儒素味吾道真補過為
實行願性為純仁誠篤為踐履忠孝為本根沂洙泗正
派軼閩洛芳塵偉哉君子允為百世之士豈曰一鄉之
人而已乎

禱雨告城隍文

蒼生無告值九夏之旱乾赤地如焚妨三農之耕播仰
于玄造俯瀝丹衷竊念維神恩佩朝章位居州佐職在
撫字心切憂勤茲當平秩之時倏遇乾封之日百種皆
未入土群黎何以為生沴氣衝霄天討寬風伯之罪災

光礫石地霧縮海水之源林碣不聞鸛鳴滄畝已成龜
坼周詩之憂旱魃空歌雲漢之章魯僖之焚巫尪徒費
春秋之筆望霓仰傾盆之澤灌園竭抱甕之勞生意永
違昊天不弔共惟城隍之神洋洋如在赫赫厥靈祐我
州民載諸祀典用虔祈懇拱埃來蘇伏願亟馭飈車上
牋玉帝叱豐隆而鞭列缺震霹靂而驅飛廉月離畢豕涉
河應三日甘霖之沛麥連雲禾同穎占四海有年之祥

禱雨告風雲雷雨山川文

惟神玄化孔昭威靈赫奕祐我州民永永無斁茲當平
秩南訛而旱暵方熾四民告災五稼不殖嗟予下官夙
夜憂惕用是披露丹心仰干矜恤神其陟青冥牋紫極

駕雲輶以先驅命蜚廉使服役鼓元氣於九霄瀉天瓢於四裔俾膏雨之降既沾而既足則嘉穀之成實穎而實粟將見邦有貢賦民有黍稷而鬼神不廢乎血食神之錫也尚饗

代嚴君緝中書參議文

某族本寒微起由下列既乏行能又鮮學術徒以虛聲縻茲好爵日夜懷慙固知所攸措曩因漕事出使閩中誓竭心膂以效細勤以圖上報既而至閩之後邊鄙用弄兵熾如炎火寄息城中凡三閩月始克解圍偶爾成功幸其不死聖恩汪濊遂獲生還退伏田野寔為至願不謂謏才過蒙拔擢俾參大政後命儵臨惶惕無已亟

圖懇辭復中止之以謂聖天子方急於求賢雖小技亦見收錄由是感激于中勉就職故於論思之際知無不言所以荅恩寵盡職分也頃自多故以來屢嘗披瀝肝胆指陳利害而當時秉國者謂其議不足用計不足行使一時忠鯁之士箝口結舌而不敢言由是處置失宜號令不行禍機一啓不可障闕以至強藩煽威嗾兵向闕脅制天子刳虜相臣九廟震驚兆人痛憤此政主辱臣死之秋豈宜含垢忍恥以貽朝廷之羞容身固位以重妨賢之罪況卑職事功不著於平時才猷不孚乎衆望罪既莫逃理宜退避茲當更化之初誠宜廣蒐才賢以收恢復之功不宜掩覆有罪仍居重位使中外士

大夫解體也且薦賢為國匪為其私輒敢僭舉所知列其姓氏職名於後用備采錄云云凡此諸人雖其器識才行之不同要皆一時之賢才朝廷果欲循守舊轍奉行故事勾稽簿書考覈錢穀便可置之不問如欲洗刷舊敬卓然有為則此諸人者可以建議可以樹功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在聖君賢相銳意而用之耳卑職既已愧辭又復有所薦聞蓋不敢以妨賢尤不敢以蔽賢也

鄉飲酒司正文

禮鄉飲酒蓋以序齒德別尊卑勵廉讓敦俗化也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禮之節也賓以接賓相以贊禮射以觀德司正以糾過設几筵設籩豆設鐘鼓箎絃歌鹿鳴歌四牡歌皇皇者華禮之文也陳之以六德導之以六行申之以六藝禮之教也敬以求之情以尊之威儀以飭之一獻之頃賓主百拜爵雖無算不酗不淫禮之謹乎始終也於斯時也凝然其齋莊煦然其和浹譬之調琴瑟於一堂而宮商相宣羅星緯於昊穹而分次不紊也凡我諸君子今其萃於斯飲於斯觀禮於斯有賓焉有主焉有執事焉其敬爾威儀慎爾德度謹爾語言不誼謹不怠傲斯不墜彝典而永有令譽矣

代涑水邑令告土神文

走以譎才尹茲下邑自承匱來昕莫兢惕原隰既春稼

穡方亟而牛日踵斃未有紀極民田蕪民力黷而民脈
息炯炯寸丹憂懼交集天非不仁尹寔寡德神非降災
尹寔不職夫牛服耒耜乃有黍稷牛焉茁壯地焉墾闢
穀焉豐穰民焉樂育則國有貢賦人有衣食而神有饗
神之秩烏乎神哉其銷大沴以揚靈庥暢和氣以昭鴻
績毋咎于民惟尹是斥毋戕于物惟尹是殛百爾災尤
悉萃于尹而毋恤

代友人祭妻文

吁嗟夫人命止斯即何運之蹇而數之奇耶豈人之脩
短有宰物以尸之耶吁嗟夫人柔順其德貞淑其姿衍
衍樂易棣棣威儀自歸我家殆三十暮奉我祀事興我
門楣助我孝養豈我本支門壺肅穆睦族戚和怡方期
同處貧賤以介壽祺豈謂一朝殞逝遽成永離有憂誰
釋有愆誰規家計誰理寒飢誰知况我老矣淪落天涯
妻子俱喪不死何為哀哀幼女哭母寢帷萬感填臆曷
有已時家山焉在旅濱江濱涓歸葬有日魂其安之陰風
遠響愁雲低垂致奠客次靈其來思千古萬古相見無
期

祭王守敬先生文

洪武丁卯春二月十有六日秦郵王疎齋先生以病死
於雄邑越二十有四日藁葬邑城之東其友王宗嗣榜
第三甲進士東安李延興謹具酒饌為文以祭之其詞

曰先生稟淮海俊逸之氣而才華挺拔乎千文抱伊洛
醇正之學而識趣傑出乎凡壤攻漢魏高古之詩而音
節鬱乎其悲壯塞儀秦縱橫之口而議論之越乎其慨
慷溫粹如玉璧而驍騰如駿馭炯煥如木難之珠而容
麗如珊瑚之網走於先生識之恨晚其始往拜逆旅之
家燕府之左破席衙門飛雪虛幌其後相值交衢之間
薊門之曲秋風布袂夕陽筇杖又其後歲暮南轅過小
齋而揖讓樽俎風流襟期豪宕寫宮商於笙瑟琴聯珠
玉於編簡登眺之餘以寄遐想界河之渺茫即山之高
爽三閔之盤紆九源之浩蕩竒節以崢嶸迓雄詞而奔
放已而攜離閔歲凡兩將以謝塵坐之煩囂而放跡乎

江海之上去冬之杪倏理歸槩乃復過我中心悵悵未
幾臥疴神情惚恍藥物甚良病孽滋長竟於不起聞者
慘愴弔者感傷識者沮喪友道為之斯淪斯文由是絕
響紛難孰與排解骨肉無所倚仗至道欲叩而無門正
聲欲和而誰唱雖然先生以六十翁而抱道以死而身
後文章復有賢嗣以紹述於既往執紼多故人之相從
卜地得佳城而寓葬宜其瞑目泉壤之中而吐氣星辰
之上金臺荒寒易水滉漾陰風怒號愁雲莽蒼撰蕪詞
以寫心慨音容於鬢髮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冰雪文

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九月戊寅朔越四日辛巳將

仕郎燕府紀善天台王璞遣甥應毅以清酌時羞之奠
敬祭于故友冰雪先生王君之靈曰嗚呼秦郵之原淮
海之壘重湖連浸浴日吞天清冷滙鍾夙產多賢萃老
太虛武踵肩聯文輝詩采鶴翥鸞騫氣運徂伏寂寥幾
年神珠夜光亦逝而遷有美王君踔厲無前憑高隼立
顧盼後先少年嶄嶄經史貫穿攘臂藝場擬奏凱還老
既不酬易軌改轅擲棄陳腐掇挹茂鮮古人性情著於
詩篇編吟詠陶寫至樂在焉君淡嗜之幾忘食眠雅頌
風騷靡不究研六朝漢唐悉扣其玄月席風蓬雨帽雪
鶴撚髯擁鼻捉袂聳肩攬括造化剗剔山川鉅而覆載
細而蠢翻收拾靡遺以陶以甄製為清詞調高意圓欣
戚喜愠厥意以傳薦剡飛騰聲譽著宣衣冠籍籍共推
浩然官於吳中志潔以堅人皆稱之露鶴風蟬間遇勝
流喜抃欲顛滿眼沽酒解衣質錢古人已逝渺如飛煙
文采風流庶幾在旃老隱故鄉有宅一廛扁舟漁釣可
以永季胡為北來道里數千辛勤曷辭要直子寬我居
官舍坐客無擅揚雄寂寞蓋性所便與君締交情篤誼
全意氣相與勢利可捐君嘗見謂我將歸旋課兒躬耕
甍社水邊遲子南歸共相留連嗚呼行李在途車載犢
牽賢媿白首扶衰共憐遠希鹿門偕我園田霧露所嬰
疾病攸纏天胡不憇竟以弗痊我遠自越君已去燕別
弗執手斂弗拊棺仰思疇昔哀貫肺肝嗚呼雪朝杖屨

月夕杯盤豪談逸興雅句清言今其已矣曷任悲酸令
子克孝枕塊旅旣返樞桑梓營度車船大事既襄無媿
九原君亦庶幾日瞑魂安僕身如繫匏惴惴守官過車
腹痛聞笛興嘆炙鷄絮酒遣奠殯筵何以侑觴抒此些
篇嗚呼哀哉尚饗

祭歸附元臣文

汝惟昔在元季也掌戎柄及我聖朝文軌混一九域之
廣含生之屬不毛窮髮之壤壹是囿於仁風化雨之中
而汝以元社既墟提一旅之衆委其茅土銳意來歸上
以體天心之鑒燭下以協人心而翕從至使圓廟方趾
之類激昂其聲烈而與之俱化汝之貞亮簡在帝心方
欲畀以亨爵酬以重祿豈謂一朝殞逝使汝翊戴帝室
之心汨沒而莫信垂勳竹帛之志落莫而弗遂嗚呼其
始也承先世之餘祚以綿延于累葉其終也荷國家之
寵靈以榮貴于九幽而子而孫嗣其爵聯其芳襲其蔭
以揚熙載之鴻庥以耀穹壤而照冊書容有既乎今遣
官以牲醴致祭於汝汝其來享

代熙縣祭本縣土地文

一邑之務至劇以繁六吏之役至勞以艱神寔司之陰
相其間矧茲雄邑九水狀環五稼鮮獲濁流澶漫居六
雄十緊之區而為朔南之襟帶距九旭五達之道而當
軍旅之往還郵傳急星火符牒積丘山餉輓者雷蹄而

雷穀征役者雨臥而煙餐日不暇給大小憂患自非坦坦素履炳炳寸丹御煩以簡濟猛以寬將見政柄旁落民物殫殘所利不救其所害所廢不補其所完走也承匱局躋不安處已愧循途而守轍臨事忍推波而助瀾其剗裁也之利器之解盤錯其才華也非繡腹之呈琅玕黃霸之外窮內明矐後塵而却武壽延之令行禁止遡高風之而汗顏惟思先其急而後其緩勉其易而圖其難綜核條法煦濡痾瘵移風易俗崇善擯姦使一邑相安於無事以表神貺於不利於是特建祠宇以潔歲時之祭期於感神于冥冥而非徼福化民于昭昭而不至曠官也

代房山慮應徵等祭彌至善祖母文

嗚呼將謂夫人之死死而無憾而光賁於九原耶則子在萬里山川阻澗抱終天之遐思將謂夫人之生生而不辰而恩怠於三族耶則年踰七袞閨壺潔修為吾黨之令儀自歸名門殆七十暮以奉祀事以介壽祺以助孝養以訖本支謂宜保艾乎上壽迺至奄棄而莫追板輿軋軋其何在風木慘慘以含悲嗚呼人誰無母而彌氏之母有子而歡會之無期人誰無子而彌氏之子有母而音容其何之兩孫在侍燦燦瑤芝雖支子不祭而承重以享非孝孫其誰宜有嗣子舉奠而祭統之傳則於是而可知由子而孫而雪仍涵泓演溢煦乎若雨露

之滲漉勃乎若艸木之華滋用是知夫人之生世幼為
女長為婦老為母始終乎德性之中而弗渝展祭通衢
祇送靈輶迓銘旌而雨泣望魂氣而颺馳一以表粉榆
之義分一以寫母子之睽離燕山之麓廬溝之涓埋黃
壤而浚窅繚青山之委蛇神其來格安靈於茲

祭許生文

嗚呼死生命也懸于天而不可以力為脩短數也寓於
人而不可以智計孰能燭其理於命數之中而扣其道
於天人之際謂作善降之百祥有德而無位仁者之不
壽孔子之接淅以行窮阨而轉走顏子之操瓢與簞天
死而莫救使天下聖賢顛倒惶惑而以自咎謂不善降

之百殃讒諛得志不賢者比肩素盜跖之橫行侏儒之
飽死使天下克暴貪噬攘效藉以得志若許生璘之死
豈非命數使然不可以力為而智計者耶嗚呼璘哉使
天而使之壽則德可使甄陶行可使砥礪浸淫乎詩書
沉潛乎仁義收視反聽以凝其神滌瑕蕩穢以氣其養
敷玉潤揚金暉以周旋乎高明光大之地鄉里稱善人
國中有顏子卿相呼小友品題作佳士一言取宰相三
長典國史其才之逸如九河崩奔四溟蕩瀾而兩儀為
之軒輕如蛟龍之得水上下於天莫窮其詭異其文之
雄如丹葩之芬腴青雲之綺麗明珠之耀波濤白璧之
出氛翳今天而使之夭徒悼夫殞霜之殺菽黃壤之埋

玉去白日之昭垂襲厚夜於窀穸等浮世於蝸角逐飛
光於駒隙朝菌不為晦朔所移螻蛄為不春秋所役苗
而不秀秀而不實堂之未升室之未入根之未培實之
未食未定之天未完之質夫誰得而致詰且夫天之生
物細大不齊同歸於斃何異螭與鸞鳩決起而飛槍榆
枋而笑鵬飛之九萬里寓形大塊而莫能與天壤相與
何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芥為之舟而斯滯如是而生
如是而死夫孰窮其涯涘烏乎天不生汝則一氣永存
而精神蟠鬱於青天天而生汝則一朝永逝而骨肉漸
盡於黃泉五百年吾不知其宿契二百歲吾不知其永
年天耶人耶莫探其玄命耶數耶莫測其淵故為之文

以寫靈襟之塊磊而冥感于渺綿尚饗

祭徐志道文

吁嗟乎人之有生孰有常生而不死者哉夫惟死得其
所是故無媿乎古往與今來魂氣之升昭乎若九天之
雲漢體魄之降迴乎若萬仞之瓊臺天荒地老煙沉霧
靄青燐宵冷玄猿曉哀宰樹翳白日佳城闕蒼苔是夫
人之無不死也而蓋代之名邁往之材照汗竹而銘鍾
鼎豁乎若地闢而天開是雖死猶不死也宜其振耀乎
八垠與九垓是宜比干之獻其忠曾子之正其斃夫子
謂不敢毀傷孟子云舍生取義燭之乎昭昭之中而剖
之於冥冥之際不汨乎滔滔者流不懼夫飄飄以逝吁

嗟乎公坦坦素履炯炯寸丹明霞絢采清冰凝寒其遇也彤庭紫樞遜冠蓋而容與其退也素琴白鶴擇溪山而往還堂堂高誼超出庸俗之表凜凜正氣蟠鬱乎天地之間是公之生生逢其時于身所安公之死死得其所在人所難吁嗟乎公今其已矣公雖已矣爰有孫子子也承家孫也守禮如播穫焉以之而豐登如構堂焉因之而茂倚交友之中如公能幾見義必為聞過則喜方欲託金石以永歲寒誓久要而植倫紀風雨蓬茅塵埃硯几歲時往來論說書史器度之無瑕言行之不疵匱乏之相賙氣誼之相比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而遽至淪亡情怡悵而曷已吁嗟乎公公其聽之我有一語我有輩踪跡墮乎塵滓代匱下僚猶拘繫耳久垂起居中心愧只其始也莫知一旦以臥疴其終也不遑一朝而送死中心悼之此故曷以謂予言之不信有滔滔之白水幸心旌之徹九幽為寫其永訣之情如此嗚呼痛哉尚饗

禱雨祭龍神文

維大明洪武二十七年歲次甲戌夏四月庚午朔越十五日甲申承事郎知保定府雄縣事周士瞻等敢昭告於五方行雨龍神蒼生告病值首夏之旱乾赤地回蘇沐甘霖而優渥溥施玄惠俯慰丹心竊念士瞻等恩佩朝章倖居邑尹職任撫字心切憂勤茲當平秩之時適

遇乾封之日憫五稼之初植懼沾溉之愆期方遇災而
歌雲漢之詩乃喜雨而秉春秋之筆望雲而仰傾盆之
澤灌園而釋抱甕之勞鴻造無私太平有象謹陳詞而
伸謝遂致禱而以祈庥伏惟五方行雨龍神赫赫厥靈
洋洋如在無致不遂有感必通再駕飈輪重牋玉帝叱
豐隆而鞭列缺震霹靂而驅蜚廉月離畢承涉河變化
式隨於默運麥連雲禾同穎豐穰向異於湛恩謹以剛
鬣庶品清酌之奠式陳明薦尚饗

代祭劉自牧尚書文

嗚呼天乎胡賦公以淳龐之質而不假以耆耄之年胡
畀公以弘博之學而不位以匡輔之權殆猶龍媒騶裊
權竒傲倜而終不堪能稅駕於崑崙之巔如長江大河
洶湧蕩滴而終不能東匯于溟渤之淵此所以哀公之
深惜公之至而歸咎于彼蒼之天也嗚呼惟公凜凜正
氣挺然不群少志古學嚅嚅道真早擢大科聲光著聞
其政事之卓絕如利器之解盤根其文章之富艷如繁
星之麗秋旻剛健如中流砥柱而不沒以頽波廉介如
秋霜夜月而不翳以纖塵其贊畫省垣也既欲經濟乎
天下其擢拜春官也又欲裨益乎禮文孰謂大志竟弗
克申寥寥千載古道日湮平生知己如公幾人死生不
渝道義相親我昔南邁逮茲兩春猶記別時話言諄諄
曾未會面遽賦招魂生也有斷金之契死也乏執紼之

勤浮雲世變慨會合之難再落月屋梁恍音容之尚存
嗚呼天乎孰陶甄乎孰經綸乎善人委矣復何云乎豈
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而非若泉流之淪胥乎將遠
逝如岐山之鳳而失時猶魯郊之麟乎雖然有實以副
其名有善以淑其身愈遠愈盛愈久愈新尚有以敷遺
於後昆

贊

畫像自贊

烏乎汝乎氣餒而弱貌朴而愚行方而滯志大而踈雖
讀書而不求甚解雖體道而僅得其粗雖同乎今之人
而以聖賢為矩墨雖食太倉之祿而視軒冕猶泥塗我
固以為至拙人亦笑其甚迂烏乎汝乎胡不挹學海之
浩瀚溥時雨之沾濡使萬理融貫而寸善不遺中局靈
明而一塵不汙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
之玉壺

陸漕使畫像贊

醇德積躬正氣軋霄腹貯五經笥文湧萬斛潮匪賈之
漢而雄辨以駭世人之聽如贊之在唐而嘉謀以開中
興之朝學非迂學將繼墜統於鄒魯仕非苟仕將躋斯
世於唐堯言非空言將為朝陽之鳴鳳以破狂飈之曉
曉走辱公知匪曰一朝投跡山林而侶漁樵朱絃寡和
白鶴誰招埃公功成而名遂從赤松而友王喬山雲引

藜杖之矯矯天風吹幅巾之蕭蕭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睢寧主簿陳世能畫像贊

其貌清其神王其心塞而淵其氣偉而壯其謀畫宛然而恢弘其議論沛然而慨恍黔黎方沐其撫綏山林未許其踈放甘棠之惠周五禘之歌廣此所謂恭茂之匹儔而輝映乎千載之上

辭

冰雪先生哀辭

先生王氏諱顥字守敬冰雪其號也世為高郵人性清介善談理自幼刻苦學為歌詩老而不衰其詩蕭散簡遠得之趣韻非苟作者故以此交天下之士若潯陽張

羽來儀吳門徐賁幼文天台王璞蘊德璞弟琦脩德北平李廷興繼本多知名者皆推先生在作者列先生當元至正末嘗一仕吳中時兵革多事為吏者率黷於貨異幸全活先生獨以清白自持又節俸以給士大夫之避難者家無餘貲世以此稱之洪武乙丑秋余如北平始識先生目其禮度耳其談說心竊敬焉明年六月雄縣荆聿宗禹過余深校聿善詩每為予誦先生所作皆可喜者又并言其出處為詳又明年秋大比余再如北平謂先生可復見幸授余詩法行至雄有衰麻來謁者曰先生之子綱也詢先生客歿于雄數月矣年六十有三權厝城東二里將卜日歸葬于故原先生襟懷洞豁

情意繾綣遇人接物怡怡如也好游從之樂遇親朋輒復傾倒徜徉雖窘匱不顧也晚築于石梁之上嘗曰吾清寒士也以冰雪名吾居為宜人將呼我冰雪翁矣已而果然嗚呼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窮達命也有不係於詩不詩顧世之詩人多窮而不窮詩不工其說若有足徵者歐陽公則以詩者窮人之所宜非真能窮人也稍為之破其說余意詩能達人則有之未見其窮也不有達于今必有達于後從古以來富貴磨滅與草木同朽腐者不可勝紀而詩人若孟郊賈島之流徃徃有傳于後豈非所謂達人者耶以是而論先生可以謂之窮耶非歟先生志不獲伸可見者詩而已使其遭時而奮以嘗試吳中者拓而施之則凡貪墨者豈不泚然發愧興起為廉讓而吾民之病不其有瘳乎雖謂之窮可也然何有於先生哉亦豈以其詩哉惻惻於發潛德數有請於士大夫可謂克子矣予念其勤懇故作哀詞以相之云辭曰人之稟受萬不同命之賦予有窮通惟士之生秀所鍾達與不達適其逢富貴在天安所蒙德義在我斯鞠躬吁嗟先生獲所終聲名在人豈詩窮得非其有雖萬鍾棄而不顧猶蒿蓬當時豈無明且聽利欲膠擾變盲聾一空蕭然囊屢空孰能似我冰雪翁惜哉因與成厥功我作哀辭表心衷死而不止媿喬松

一山文集卷之七

一山文集卷之八

書

代與左司郎中王獻道書

僕從戎之日以王事有程不得詣門左乞一言而別曷
勝愧負朝使至知進拜左司斯道有輝士林增氣非獨
僕之私喜也蓋朝廷進用一賢者天下莫不驩然相慶
苟奸邪欺負之徒之蝟進則四海有輕朝廷心天下事
亦潰爛而不可收拾矣今公一登廟堂萬物叢集然至
簡而至要者惟用賢為第一事今天下一家群賢滿朝
固不取才於異代第恐用之未盡則沉抑於山林者多
姑以僕所知者言之楊鵬南字九萬保定人淬礪古學

穎敏天出其才藻富麗其論辨雄偉其謀畫超絕其文章有先秦西漢氣象其人品之曠達度越一時輩流萬萬也耕田讀書凡二十年不離鄉里自兵起始挈妻子避亂遼東往年賊據永平嘗以片言下之朝廷授以翰林待制命下即日辭歸衡茆短褐蔬食水飲若將終身當事紛紜之際貧賤患難日萃其躬而處之泊如故知之者謂高士嫉之者每以為狂為迂通國事矣公明達者苟以此士力薦於朝委之以政必有過人之績與之謀畫必有折衝樽俎之能使於兵間必有談笑却敵之功他日人將指而誦之曰某士為某官所薦顧不足以成公之名聲乎如必拘舊日之轍遂謂布韋士非省部舊人非歷練老成之器若如此論雖振古之豪傑終亦委棄林莽矣此近世文法吏之積習公素以直亮清忠稱於人人詎肯甘效常人之見而取譏於賢人君子之清議耶僕非黨于揚也直以時方多故政當廣蒐人豪共圖治效之秋一有曠世之才視之若衆人然僕恐天下士自此散之四方豈非却之以業諸侯乎揚之所長僕固白之其所短者獨不知吏家之條例與行移耳夫聰明特達之士視此至為細事使其一旦入官於此稍加之意雖老於吏事者有弗能及豈可以纖微之短掩其殊常之器乎揚之為人士君子多知之而家君與景寧左丞雲翰侍郎知之尤詳儻就而問之其才識之異

出處之槩從可知也僕素戇直不敢輕譽一人輕毀一士惟公亮之謹奉書不備

代與張副樞書

檀溪別後日遠日深欲與景元學士一詣宥府塵物嬰累遂爾不果曷勝悵恍也賤子近到雲中見西諸侯語及使君無不歆羨在鳳儀平章座中又嘗以兄事功極口言之滿堂豪傑雖不識公者亦皆以公為竒傑之士胡都事來寅審閣下啓處靖嘉又知以捍禦之功擢尚書升宥府在公固不以為重輕在賤子豈不喜自慰耶僕迂書生也然而見知於公者惟以契舊之故耳丞相以憐恤之俾賤子挈家西上旦夕與景元到公處一別

遂長往也家業蕭然幸公有以周之不可只作 場話說橐駝山雖佳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擒耳公豪傑也惜無用武之地若肯舍此西行滔滔事其來未艾胸中不可拘滯也惟公亮之止善鄔公公輔歐公宋先

世貞聞在公所幸斥賤名申敬十月二十六日

代與劉仲德尚書書

向在軍前旅況牢落深仗慰藉之情既而又辱引拔及歸復承贖物高義古道薄俗所無也近有人自山後來云兄以使事如上京矣賤子本欲奉老母西上以天氣寒沍難以動轉只待符至善回即與同往即因避亂山寨密邇敵境兵一到不降則潰不知者以為得策以僕

觀之何異几上肉耶況長鎗李田買驢輦兵各不滿二
三百人而授以平章知院分鎮於此其力既不足以禦
其設施措注有同兒戲兼之避亂之民供給浩繁上下
之間勢將崩沮本以靖亂反以啓亂者也明公贊畫軍
政何乃容此庸豎之徒以口舌虛文輒取大官厚祿以
致名器泛濫使天下謂朝廷無人耶劉則禮學士文事
武備色色俱通留滯山中坐老歲月政自可惜其子政
弘今往軍前謀西行之計望兄有以周旋之十一月二
十四日

與友人書

中秋前三日老友李延興端肅書奉慎言博士賢友硯

右一向阻濶曷任馳念某五月間因旦起跌損左足至
今假息枕薦跬步不能履此時宗一往順義不知也辱
書存問至於再三未暇奉荅又以踪跡無定值此蹇阨
愈益懶散吾友昔相知何忍遽相誅絕耶所喜動定安
穩又知歲貢高徒中選足見吾友於學事用心而英俊
之樂從者孜孜有向上工夫信可樂也某已成篤廢人
送行序宗一督取嚴甚不久當寫寄以求是正但老朽
於文事素拙每於先秦史漢諸名家之作雖嘗鼠竊模
擬曷嘗窺見古人用心處况當衰病之餘情思彫耗以
之取青配白不過應酬一時以悅俗耳竟成何等文字
耶宋客之寶燕石楚人之賤荆璞吾友以為是耶非歟

宗一方圖北軒為提學官與諸生固請以典學事宗一
不得去寄言徒重室邇人遠之思也奈何秋高氣清會
面未可龜惟若時自珍練以壽斯文不克悉

又

四月二十日辱厚李某端肅奉書中齋允齋二位尊先
生典謁者來時以塵冗未遑詣門屏乞一言而別迄茲
耿耿不能忘迴思燕臺如在天上先生以斯文骨肉我
果亦念及羈旅草野之人乎日外兒東遣人來從審道
履清健足浣渴懷某托芘猶遣無足言者伯言鄧先生
詩與文佳處不讓古人先生文章大家如斯人者何可
多得矧於風雅寥落之餘乎今之往必與傾蓋而對談
之頃知鄙言之不妄也審矣倚樹吟軒記先生何為於
我吝審欲於他人乎取之何患不得記但自不肯他求
必欲得先生之作耳先生何為於我吝鄧先生行謹奉
書不具備

又

七月十九日某肅書待用博士賢友去冬辱書者再不
帝覩風采於青雲之間不久王桂說在文安作訓導已
定體待用處事每每有遠略我輩何敢望秋暑動定愈
安健學校有規繩可喜也小生自五月得跛不能履之
疾司造者之於衰朽人亦至是即宗一學行甚高慕吾
友胸次出塵俗走謁下風故以短札為先容宗一有中

書君數輩欲致之士林煩以斯文故力為主張毋使滿
船空載月明歸相見知何日時惟萬萬寶愛不次

又

二月三日諸生李某端肅奉書金臺長史相公閣下客
歲雄邑陳倅還拜領手書并詩令人喜玩無已春陽
達德履清健而藩垣翊贊之正流耀士林曷勝慰浣牛
馬走藉蔭拙遣不足記憶恃愛少瀆知縣劉相公以公
務如薊徵羽言為先容以拜下風益以翹企之素也劉
侯良有司而仕優益學閣下念走也干聒之故必能以
一家見待也謹奉書不具備

又

十二月二十四日某肅書麟伯先生文侍向過館下多
沐慰藉先生於斯道之不薄矣近審德履清適小生伏
芘仍昔某生才俊可喜求見左右望刮目待之就借脚
力送至新城為荷學中諸高弟就書致意遽中不及某
某以數也謹奉書不既

又

樵翁尊兄行軒別去忽歲餘思之令人瘦人來薊門過
我必問樵翁何似則曰樵翁日與樵牧相隨痛飲狂歌
自若也僕雖僕僕東華塵土中未嘗不南望舉觴為先
生壽茲留瓦橋忽忽數晨夕商販之地無可與語者專
發長耳去煩乘之一來相與對床聽雨說山間林下質

實語以盡生前有限杯榼翁忍復踈外我耶時許生璘
方侍坐顧而笑曰先生言是也四月七日甲子僕懼有
雨傷稼謹奉書不既

又

立春後一日一山叟肅書衆上舍賢友足下不相見又
半月今年別是一年賢友輩已非雄陽年少時吾知必
能以向上功夫自期其於荒怠氣習一掃無餘迹何患
古人地位不可到一日使學問文章著天下炳然北方
之焔焔其眎杜拾遺鄉里小兒狐白裘之說果孰為得
耶老夫依舊州堂過活濁醪粗飯任吾年如此而已諸
賢友所少學貸小兒東來時煩鳩合并西齋所欠者更
為稟知廣文契友從便發至兩門姻禮得此相助皆在
諸朋友打快作成莫濡滯也鄉友何士訪留聞一老媪
通海上方王傑焦振常語此千萬多方訪問以來診療
陰隲事也董亮王瑛等曾在學中看屋否相會有期惟
萬萬自玉以擢巍科不既

又

前歲兄南時弟在林下恨不得餞送洎兄以病歸親友
皆歡喜弟時治衰待起發又恨不得去山中為數日留
以罄平生歡今往矣山川阻濶相見知何時念我故人
墮淚滿襟此時想兄雖未勿藥而有道者氣象自與常
人殊但宜屏去一切營謀澹然自處人情世事悉置度

外而理家治生自有賢嗣為之人生如朝露何乃一向
疲心勞慮以自苦耶非敢勸兄作迂濶事顧兄老矣既
已遂山林之願只可親近方藥調元氣以登上壽而又
欲諸事求全汲汲每若不足世寧有是理耶弟素辱知
故敢饒舌罪過罪過前歲弟來自山西時不肯挈家往
易水而從東安丞李燧招致親夏楚事未幾逼為訓導
至有今日之悔其過本皆此豎為之夫復何言老親在
雁門兩年無書止是口信去歲欲覲省又西山省亦有
吳尚書起取之文所以一向留滯於此事已無可奈何
俟到南京此身一有歸定處庶母子得以保聚也舍弟
兩人俱流落無消息婦人輩知在父母家小兒子財五
歲弟此行行李蕭然必是失所惡况滿懷不能一一道
也仲紳說季良兄有相助意而日久不報豈忘之耶乞
以此意達之

與董涑水書

閣下問學弘深才藻富麗律身率事視篆來脩舉廢墜
炳然一新他時重吾民甘棠之思膺要階不次之擢非
閣下而誰然閣下既已加意於政務之百端獨未盡美
於學校之一節僕深為閣下惜之夫學校之事重矣為
守令者誠宜鼓舞而作興之使庠序之更新士子之奮
厲士大夫爭先為之快覩也閣下因循歲月託之空言
未臻實效豈因陋就簡而有所不為歟抑亦政務叢委

而有所未遑歟僕皆不得而知也閣下之意必曰今廟學之規則完矣生徒之數則足矣是學校曷嘗不興士大夫亦曷嘗訾議耶殊不知此但可以為學校之規模而未足以見學校之實功也如必欲求其實功焉則宜嘗切勉勵嚴加程督別其優劣以勸懲之考其勤惰以黜陟之稍減二三之科徭少施纖微之優恤如此則雖冥頑之家亦知教子雖駑鈍之子亦知務學矣閣下之意必曰今生員無除差例而子言之非違制耶然僕之意非欲盡免一切差徭也但欲閣下少垂惠慈以為培育之地而已且未作學戶之先閣下猶當優恤既作學戶之後可不加之意乎況里甲之敝不可縷數百姓告消之則謂貧戶有優恤之理學戶訴重併則曰生員無除免之文故民間為之語曰生員不如百姓百姓不如祇卒學戶之家僅有兩丁其子既為生員其父又當甲首子既常川在學父又常川應役祇卒之家縱有數丁一人既充身役一家並無科擾本身既已在縣本社即加畏懼此無他蓋緣生員無伸訴之處而祇卒有相該之時也僕若隱忍而不言閣下又安得而知乎況愚民無知不嗜儒術聞其設學如畏敵仇使之讀書如蹈湯火是以各生員其逃學者往往有之其託故者比比皆是僕每見官府之勸學也不過曰汝肯讀書必為他日之人材殊不知彼固以人材為仕宦之梯而一登仕途

惟恐其犯官箴遭禍譴也以是勸之愈難而愈遠矣僕
叨預庠事歲已一周其於生徒也不過假官府之法而
鈐束之借夏楚之力而整飭之是豈久而不失之道哉
閣下聰明絕人識趣超越則此二十名之生員其各戶
差役固宜裁其分數去其太甚庶使其子弟見若父兄
之得所必不以家事繫心而務學矣其父兄見若子弟
之務學亦不以差役念動而相勸矣又何勞於官府之
法夏楚之力哉將見鼓舞乎文風教雨之中而不自知
也僕前所謂興舉學校之功者此也如曰某邑之規模
若彼其卑也某郡之學校若彼其陋也而人亦不議其
非烏乎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彼又烏足與閣下比倫也
哉且閣下之瓜代僅有七月耳苟於此事有以力為之
是閣下於七月之近而遽能使學校之底於成功也豈
不偉歟苟不有以力為之是閣下於三年之久而竟不
能使學校之及於寸效也豈不惜哉且額設生員雖曰
二十名而事故患病者居常五六七坐齋讀書止是十
四五知之者以為各有事故不知者以為本無實數如
蒙於額坐生員外再簽五六以充增廣之數則矜佩有
濟濟之儀弦誦有琅琅之聲其規模豈不度越尋常萬
萬哉或有行謗者曰李某之欲增廣生員優恤學戶其
計蓋將廣求束脩也縣宰之不增廣不優恤其意蓋將
沮其所為也夫貪求束脩咎在於僕興學校責在閣下

閣下直當存其大體而不可拘於嫌否則因噎而廢食也人又曰閣下之舉事公矣其如不能剛斷何閣下之律身廉矣其如不納規諫何僕則以謂非閣下不能剛斷也以居官者往往有生事之患故也非閣下不能納諫也以進言者往往有行間之弊故也雖然閣下之意可謂得之此而失之彼者矣今有人焉勸閣下謂妄生事端謂之生事可也至於閣下以興舉學校增廣生員其可謂之生事乎遽又有人焉勸閣下以戕害善良謂之行間可也至於勸閣下以興舉學校增廣生員亦可謂之行間乎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冉斯可矣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蓋誨人以

剛斷之意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附王璞書

王璞端肅書奉繼本廣文先生尊契侍史不奉言論
條又一載每閑獨中思憶風采談議一座盡傾久闕
披睹企慕為何如耶近高弟劉翥來蒙寄示新製雄
鬯宏放有一瀉千里之氣因此獲諭吾兄學之愈肆
養之愈克橫逸縱恣無施不可深足喜賀也區區雖
在散澹然於此事日覺荒弛每覽前人邁往之轍惟
興望洋塵之嘆而已舊歲得告還南臘返北在郊城
過歲訓導申斯道一見如故相留數日每置酒款洽
淋漓引酌慷慨談笑亦一曠偉人也自言與吾繼本

甚快且言吾舊為保斯道乞為致意天涯故人如此有
幾想為憮然也新寒諒惟文候清佳瞻晤未期切冀自
愛不宣

又

八月二十日聞高弟欲還館下因作一家書達左右
然高弟更不來茲伯欽學正攜舍甥遊深州因令其
拜謁座下就伸起居之敬高弟領鄉薦足見吾兄陶
鑄之效深可喜賀冰雪翁死於道路誠堪悲愴吾兄
祭文足伸其九原之氣想冥冥中亦藉自慰也僕今
舍甥就致鷄黍之奠率攄一文叙交誼之槩望為一
覽便中冀示教為幸相見未期惟希自愛王璞簡奉

繼本廣文契侍史

說

李慎言字說

薊丘生李敏慎言嘗從予學謁予製其字說予告之曰
言須慎也慎則弗齟于行而為榮為吉不慎則為多至
謬迷而為辱為凶故言不可以不慎非謂箝其口而不
言也矧道原於天而寓於人使皆置之而不言何以詔
斯今而垂方來言焉而不慎何以植言行而繕厥躬昔
者仲尼氏非法不言故道貫乎古今顏子淵非禮勿言
故學優乎諸子參之質魯魯則其言也訥至於勤三省
契一貫守約不貳而卒承道宗言固慎也非訥也軻之

才高高則其也放至於言仁義道性善風動衰世而上
配禹功言固慎也非放也去古日益遠聖賢不可作楊
墨之教興而正言廢儀秦之說倡而雄辯起嵇阮之風
靡而清談盛其終至於壞人紀殺天下而賊後世蓋所
謂一言而喪邦者嗚呼言曷可以不慎哉走素樸愚每
以多言得謗已而自誓言之當言者吾何敢默至於搖
吻鼓舌以逆夫利口之鋒吾知其無益於身而卒以取
敗吾固將閉口矣予聞衛武公慮其有口過賦白圭之
什以自警其後南宮縚日誦其言至於數數而不置孔
子以為賢而稱道之予用是稽諸方冊而得其慎言之
義其高非哆言其近非妄辭蓋為狂之砭熒作聖之矩
矱生質粹而氣清種學而樹德誠於是而諦審之而固
執之則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無絲髮之可訾議斯不亦
敏於事而慎於言乎生揖且謝曰敏之不德言也弗慎
而行也弗敏茲辱訓辭何異扣萬石之鐘而破群響也
雖然敏嘗讀書山林見夫栖真匿景之儔委身空寂一
念不起而坐待其冥會於不言之表斯亦可以慎言目
之耶予大噓曰彼蓋忘言非儒家者流所謂慎言也慎
言者必如洙泗之教而後可且予曷嘗教賢忘言哉

愚谿說

水至信也而狀類有萬不侔是豈水之性也繇於土壤
之厚薄形勢之激發耳予嘗觀於海浮於江亂於河淮

知中冷之水居天下第一而廬山之泉次之與夫渭之清涇之濁湯泉之不火而熱醴泉之非飴而甘弱水之不勝芥貪泉之蠹人心潢汙行潦之朝滿而夕除豈非繇於土壤之厚薄歟夫江出岷漢出嶓河出崑崙而淮出桐栢其初一髮之細耳由是放而之東也則沿渙淪連滄澄漫渙而一瀉千里迴若建瓴洎乎經龍門抗底柱滙呂梁而注之江涉葭萌排灩澦走瞿塘而入於海也則洶涌震蕩噴薄飛流鼓為驚霆峙為喬嶽而滔天沃日渺茫無涯豈非由於形勢之激發歟故方其出也抵澗壑觸沙石而不汨不汙其逝也彌夜晝窮歲年而不涸不止其來也朝而朝夕而夕而不亟不徐是豈天下之至信而孟軻氏所謂水之性者也汪仲常以愚谿自號而徵予為說余惟水之為性也其靈長與天地同體水之為澤也其沾溉與天地同功顧乃愚其名而汙之不已過乎夫仲常湖海士之也器度超越而才識瓌竒當茲河清海晏之時豪俊之士孰不欲乘長風破萬里浪而以聲光暴於天下哉仲常則韜其英閔其光而晦其跡其志非真有羨於顯愚之徒也特託此以自汙而放形江海之上故強名之曰愚谿仲常蓋自以為愚耳夫自以為愚然後非愚彼有自謂非愚愚群愚而使之愚是之謂自愚其愚其真愚之甚者歟當唐之季柳宗元之居海上也亦嘗以是名其釣遊處謂溪之愚不

能利大舟溉五稼猶人之愚不能澤當時名後世也嗚呼宗元以曲學附權姦而取貴顯卒至黜於公議而委骨窮荒宗元誠愚矣尚何愚是溪以自解耶仲常蓋為我涵其泥揚其波以滌夫士風之汙疏其源導其流以歸於江河之大則予也行將與仲常游伊洛溯洙泗以詣夫高明光大之域庶其有以祛夫子之愚也哉子或不信有如白水

近野說

立名者近於朝居貨者近於市栖真匿景者近於山林蓋各從其類而近之非強之近也荆門平君安道自號近野蓋其天趣不凡群雅有自得之樂故其為說則然

今夫煌煌國都文物富殷氣象弘朗四夷嚮風人皆以為可近而君則曰不可近決滌蒼莽之野聞其無人豺狼所宮蛇虺所窟人皆以為不可近而君則曰可近果孰是耶矧安道前代表衣冠家才藻鉅麗光貴士林屬諸宇縣清夷之時固宜挾長策吐奇論籥足霄衢以近天子之龍光顧乃懷瑾瑜樂夫四野而近之豈帝閭寥泬天顏孔昭九旗焜煌百靈擁護震懾而莫敢近耶豈四岳奉贄群龍滿朝玉帛雲委車騎霆旬退翼而不敢近耶是皆不得而知之雖然布褐之夫不近乎紈綺日未接乎紛奢也道德之士不近文華性未淪于浮靡也此非各從其類而近之歟若先生長富貴之家崛起鄉邦之中

不貴其貴而矍然如一寒生不富其富而粹然若有道者此其志蓋超乎習尚出乎等夷而放乎塵坱之表豈真直近田野伍樵牧哉然而墾耕有莘之野則墾近于野矣說築傅岩之野則說嘗近于野矣由是成湯得墾而擢之保衡之階武丁得說而處之爰立之地其始也如陰谷之幽陽光不照而枯茨凝寒其終也如九宇之弘元運必達而萬彙皆春旦而野夕而朝旦而匹夫夕而卿相其榮悴有自然之天其顯晦有自然之道則夫安道之近于野其自處之重不亦近於兩賢哉是故近於野則樂道而忘人之勢近于朝則行義以適時措之宜若乃近名以害道近利而忘義君子不由也大抵高明光大之域雖未至於堂奧苟日近而不已斯至矣囂煩淖濁之壤雖未達乎畔岸苟日近而不已斯達矣之二者孰為可近孰為不可近盍亦慎其所之哉夫子不云乎信近義恭近禮好學近智力行近仁知恥近勇此聖學之與古萬世之矩度安道才識高甚一日近乎朝廷之上以行其有用之學擇其可近而近之如是而後可以近道

石林說

高昌金先生兵後退休石林之野清坐一室以圖史自娛簡寂而冲虛無長物以亂心自號石林著其質也後十許年晚雪生李延興過而問之曰先生前代勳伐之

裔歷臺閣荷寵光而著名聲至其為號也無珪袞之慕
無肥堅之美無華榱廣廈之嗜而澹然若忘世泊乎而
無所營先生殆將隱矣不然當茲朝野方晏熙群材悉
展用固當挾長策吐崇論籥武霄衢叫閭闔而呈琅環
矣顧乃息影林下木石與居豈韓愈氏所謂入林惟恐
不容歟雖然宇縣之中何所獨無山林也而奚取於石
林哉謂為中流之砥柱歟石也非林也謂為明堂之梁
棟歟木也非石也蓋先生以堅剛茂密之德脫塵滓軼
煩囂挺然而不拔介然而不奪斯其所謂石林也歟夫
惟石也故足以騰雲氣障百川惟林也故足以干青雲
沍萬人陵谷變遷而不為之洒冰雪凝沍而不為之摧
神物為之呵護而元氣與之迴薄河山助其雄麗而雨
露賁其文章此石林之奇槩非先生孰與同其風格也
或者謂是為非然盍亦求之莽蒼之野乎聞寥之鄉乎
不毛窮髮之壤乎先生有大苾寒士之志有主維名教
之力有長育人材之德而今旒矣端居之隙策石杖招
石友相羊石林之下其樂寧有涯涘哉予先公承旨與
先生有同朝之好故予兩世為世契蓋嘗攷其世德矣
惟其積累之厚故其承藉之遠衍而裕之以千百世而
無窮庸詎無其人乎昔謝康樂美其子弟曰芝蘭玉樹
當生階庭知其世有令德也石林之植茂矣後之於此
而培育之行見由身而子而孫而雲仍聯芳襲蔭於累

葉者孰非吾道之南宮雲臺也乎

澹然說

恒山張鍊師號澹然取賈太傅誼惜誓篇中語也其里人楊子幼父為余言師厲志潔脩寄情高遠葆真養性於世外者有年予聞其言欣然欲為之說適客有笑於座者曰昔誼以經世之才於卒然遇主之頃謂功業可立就一見斥則憂憤抑鬱不自勝泊乎習於世故之久遂欲屏去紛華栖身簡寂此澹然自樂之語其誼之所以自解者乎今師以黃冠羽服之士泰初之與鄰而列仙之與游無功業之慕也無紛華之習也無憂憤抑鬱之思也而乃自比於誼不亦爽乎余解之曰何傷也其在物也金百鍊而始精其在人也志百挫而始厲彼老氏之徒獨不然耶方其求諸乎至道也非可以銳進而速化也蓋必苦體絕甘制精鍊魄沉寂如死灰拘縮如置兔熏墊於歎煩汙濁之壤而後超出乎清靜玄漠之墟中局靈明物不能累凡其珍玩之華文繡之鮮滋味之腴貨利聲色之盛皆不足以入其目怵其心一視之澹然也故儒家者流亦曰君子之道如菽粟布帛言無慾也無私也無慾無私斯澹然矣宜師之自號有取於誼之自解者也然誼之澹出於憂憤抑鬱之餘師之澹得於葆真養性之中審而行之不亦近道矣乎余因是有見於道矣廣成子之告黃帝曰至道之精窅窅冥冥

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張良謝病辟穀曰願棄人間事從
赤松子遊夫昏昏默默與棄絕人間事非道之澹然者
乎是說也余聞諸學仙之人而未之有得何日從師候
安期羨門於海上與之扣至道之奧澹然自樂於天壤
間乎客遂唯唯而退余乃撫其言以為澹然說而復因
楊子以貽鍊師云

耕雲說

古之人遭叔季之世時不偶道不行託跡耕稼以栖息
山澤者多若伊尹耕莘嚴光耕富春諸葛亮耕南陽之
數子雖閱世滋久而高風大節播霄壤照冊書猶一日
也孫君德恒以名族負通才治劇郡有佳政當茲四海
淆亂操濟世之具以利天下也則宜今焉退藏林莽韜
英斂華下同田野之畝何耶蓋道不行時不偶則隱居
以求其志焉耳故自號曰耕雲志乎古也然余嘗問於
君曰耕者之業或在山或在野或在江湖之區山者勞
野者饒江湖之區者大旱而不焦今孫君之耕匪山匪
野匪江湖之區而直曰耕雲殆將厭世塗之紛紜抗霄
漢而振蹕躬耕泱泱之野與雲物為朋徒耶君曰吾自
謝事以來居易之佳山水間畎畝足安其身聲利不渝
其志春陽登達雲氣坱圠田彼南山于雲之下釋耒而
休仗策以游第見太行諸峰迴與天際居庸龍門蜿蜒
秀雄吐靄景而闕清氣而流雲萬頃騰沓上下如踞虎

如游龍如奔馬如長風駕海而崇濤稽天可遨可嬉可
嘯可歌可以狀無涯之世變而自樂其樂焉吾之得於
耕雲之趣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不然何地無山何山無
雲何所無數畝田而欲高鶩遠蹈狃狃猶鹿豕然耶矧
雲之卷舒以時君子之出處似之耕之為業以勤君子
之自食其力者似之方其耕而播播而耘耘而獲有秋
不自知其力之勞也譬之雲焉滂而簇簇而雨雨而澤
萬植不自知其惠之周也然雨之惠在天者也耕之力
在人者也在人者吾盡吾力焉耳在天者吾惟安於所
遇以順適其天吾曷敢有幾微責報意也予聞而嘆之
曰余也抗塵而走俗慙德於君也多行將屏棄百事入
巖壑弄泉石以問山中耕稼處卜鄰以居息影林泉之
下矣君曰子不觀雲乎而動而靜而跡靡定子徒見吾
耕於山不知吾將由山而野由野而江湖之區若雲之
去而不可留也余曰士抱道而處若將終身至其遇也
起而以身任道皇王當守方蒐遺才致太平一日徵車
至止君必如雲之無心而出蕭乎霄衢之上否則蝨於
時矣故時可出則出

一山文集卷之九

禠著

書劉禹卿傳後

昉盜起兩河四方才武之士倡義討叛者多其後禍亂
以次戡定朝廷賞功之典亦既行矣而今之居闈府總
戎摩麾縣方寸之璽提百萬之衆操生殺誅賞之柄坐
鎮一面俾烈勲垂聞蔚然列將臣師臣之任者當時兩
河討叛之士不多見抑有之或沉抑下僚弗獲振奮有
為以功名顯非他人固有遇不遇耳余素聞禹卿名恨
不識其為人近遊畿東過三河始與之定交乃知其為
才武之士洎讀夫今中書參政危公所為傳見其書禹

卿為通州團練萬夫長時民有傳十四者盜殺其里人曹珪禹卿素與珪善聞之憤不自勝即畫計捕四十與其同惡若干人誅之於是知禹卿不特善其職勇於義也於乎當中土弗靖時豈無雄傑生乎其間誠得若人者數十輩以討伐之任元元之害必不至是烈也惜其才武兼人而弗獲振奮以有為余前所謂不遇者非即抑禹卿之不遇庸何傷哉譬之龍泉太阿沉輝匿采使遇神識之士出之塵泥則燭牛斗剝犀象斷蛟龍無難也矧參政負知人之明操人物之柄惜禹卿之不遇而傳其行實之詳意寧無屬乎禹卿自此升矣一日事業聲光照當世燁然如利器之出非禹卿吾誰望故喜而

書其槩其詳則具於傳中

書武備寺知事鄧彥文房陵使還詩卷後

吾元六合一家幅員廣長極於海宇曠代所無也余嘗覽輿圖而嘆之以謂雖使壯而至老而輟跡所及詎能歷其半哉當四海晏熙諮謀度詢之日使無虛譯而荒區絕域固不知聖天子威惠之布一旦妖盜構釁糜爛吾民通衢大邑蕩焚尤甚王命弗通于茲十稔矧阨塞險遠之地哉房陵邈在江漢之間晉陽高公首建義旗募兵屯守以遏隣寇迄于今拓地方千里水陸支黨不敢潛闖邊壤而民賴以安至正十九年冬朝廷以公封守之功益大以著迺遣使往布宥命開以更新之路於

是鄧君彥文由京東安撫司照磨擢武備寺知事承命以行自京師抵房跋涉萬里山川阻修莽焉豺虎之區而君恬不介懷休暇如平時至則敷宣德意明白洞達父老子弟莫不振厲感泣思見太平之治厥績偉矣竣事將歸高公首為序引以榮其行而房之人士復贊詠之得詩文若干篇君歸出以示余余作而喜曰古之遣使于以將王命廣聰明也夫子之言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為使之良法歟況自兵興來名藩鉅鎮之遠使臣之將命者每不能一二至焉使幸而至之或懼怯退翼鮮弗能辱君命也今君之出使不獨俾十餘年阻化之衆知朝廷威惠之及猶一日至使衣冠文雅之士歆艷贊揚之恐後必其才識超絕有足以動人者矣其曰不辱君命亦君之餘事耳然自房而北而南而東征討弗及檄傳不通尚多有之安得如君者徧歷而周至俾四海九州罔匪王命之所布哉

代跋蕭參政與鄭伯興書後

世有受人之恩而背馳者烏可縷數矧能以其善行暴之之人哉曩賊犯閩壤參政蕭君軍處州伯興府判守政和兩君崛焉犄角之其籌畫措注多見之書問中後處陷而參政死之今閩人猶能語其事而伯興之於參政尤惓惓弗忍忘每一言之涕泗被面問以其遺墨裛潢成卷因碩夫何先生來京什襲而付之以求才大夫

士之題詠觀其詞語慷慨肝胆披露隱然盡瘁許國意
一開卷間想其英風景烈凜凜如生是參政雖死猶不
死也自非伯興之賢顧茲遺墨數值亂離得不與土苴
腐敗耶幸或存之亦無没于塵編蠹楮之中耳今之寶
之於家而復暴之於世期以不泯夫人之善焉崇古道
也然伯興在政和時特與處為鄰壤而有輯睦之好耳
初非受恩於參政者也其相與之誼猶死生以之彼有
受人之恩而背馳者聞其風獨不顧泚耶嗚呼習俗一
頽古道靡矣若兩君者其皆一時之才傑而不為世變
之所移者乎至其忠誼之節炳炳如青天白日群君屢
贊之不重書也今年夏末何先生出此卷徵題時大暑

如焚筆硯久廢諾之再旬未遑作雨後秋氣滿襟頗有
清趣乃掇作者棄唾題其楮尾如此至正丁未七月望

題鄧彥文所藏墨梅

太素鍾其質太和全其氣回生意於萬物之始涵造化
於一陽之際風霜同其縞潔江山助其靈異羅浮度嶺
乃其寓也金鼎玉堂乃其遇也東封大夫淇園君子乃
其平生之契也宋廣平賦林和靖詩烏足以彷彿其一
二也獨慕夫昔之人因此目見太極謂問諸先天之伏
義氏也

題卞庭芳所藏山水畫

右山水小畫一卷予故人子卞庭芳氏家藏物也予夙

有林壑之癖而好事者謂天下名山水莫勝於東南而東南之名山莫勝於吳越士生海內晏熙之時不及夫壯齒以覽觀江山人物之盛則有後之悔而老將至之慨予用是欲效司馬遷太史萬里游觀一往以寫其竒既而牽於形役不可得也先是予先祖平章楚國公仕吳中先公左丞持地官卿節董漕于閩其歸也猶時時喜道吳越間事用是知閩浙之交可以當江山之勝登臨之美遊從之樂外是不一二數也予近歲如金陵過京口登石城訪鍾山草堂求舊時名勝則皆寥聞而無聞已而夕陽在樹山青雲白宛宛可畫而二三故人之同旅者取酒過予舟中相與岸憤放飲感慨悲歌指山川人物而論之謂昔之過此者有能以事業文章表見於當代乎今之來此者有能以清風高節振厲于不朽乎予今白首浪跡江湖又不知後是數十年物論有在有能儕我於材不材之間乎矧夫百年之身其有幾何顧以非金石之質而放情山水之間以永其樂以盡無涯之世變亦惑也惟夫人之不以生存而死亡也故其所以播霄壤而照冊書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江山非美以人而美金石非壽以人而壽觀乎九鼎之弗淪十鼓之弗泐東山之絲竹猶傳而平泉之樹石固在以其人不在其跡也其視後人放情山水間而不能以一藝自名寓形宇內而不免於遺譏千古者亦獨何哉

庭芳之先君子仲和嘗為定興邑尹以病卒於官邑之人迄于今思其惠愛而不忘也庭芳與弟德芳好學而文以世其家尤予所愛重故書是以識歲月洪武壬申春三月丁亥前王宗嗣榜第三甲進士李延興書是日清明

題獨菴外集後

浮屠氏之學寓乎空寂泊乎清淨歸乎廣大而不浮出乎生滅而弗枯始終乎性善而不事於芟夷初非假諸言語文字而為學也今年夏初訪獨菴禪師於慶壽丈室時宿雨方霽清風自松下來襟抱為之澄朗師出其文一編示余其言簡淡而高深讀之神思飄逸而超然欲飛蓋綜核古今人之製刊落其凡近而較轢夫冠絕者非徒作也予因請于師曰浮屠人沖虛而無外渾涵而無涯瑩乎其無緇而迥出其無鄰一源湛乎中而放之於無垠諸有生乎想而會之於無心萬變至乎前而屏之於無聞師之學蓋自得其得而非積盛致然也師何汲汲於文辭為哉古之作者著之六經而散之九流百氏與夫天文律曆山經地誌下至稗官小說紛紛籍籍汗牛而充棟天地一糟粕也苟或窮日力而繙閱焉貫穿上下而淬礪焉鏤肺離肝鉢心劇目以耗其精魄焉吾懼其淆濁吾性海冥迷吾法界非學也矧吾祖師言佛非由語言文字性在是耳師何汲汲於文辭為哉

師嘖然而笑曰世徒知有言之言著之文辭而不知無言之言默契乎道妙知雕蟲篆刻之為之文競出而不知不得已而有言之文之獨得也故天不言而日月之照臨雲漢之昭回皆文也聖人不言而道德之光輝經緯天地皆文也故能言之文以其不言之言吐其精華而炳耀乎篇帙其始也運乎沖漠之墟而窮乎泱泱之野其終也超乎筆墨畦徑之外而貫萬象呈露之中不敷暢而究其旨歸不階梯而闖乎堂奧不繪繡而黼黻其文不宮徵而韶濩其聲其多也聯編累牘而莫有紀極其簡也一轉語而三千大千盡其模擬此之謂不言之言也予聞其說則復於師曰師之文出有而入無予何庸置喙其間哉予將訥其舌而絕其言矣予獨念師不鄙謂予而能以文事引掖予也因觀其獨菴外集題其槩而歸之師今年實洪武庚午也是年六月十有六日李繼本題

跋學生於徵劉素賦後

古之大夫有九能能賦一也夫自聲詩出而始有賦屈子之騷三百篇以還岫為詞賦之祖得乎風雅之意也司馬相如揚雄班固上林子虛甘泉羽獵東西都之製作雖皆流聲無窮至律以騷之規律獵乎其後塵矣然予雲論賦謂童生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又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陸機則曰賦體物而瀏亮雄

之言是矣機雖有離琢之才其為賦不過體物瀏亮而止矣豈知古人之賦哉左思賦三都締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苟得一句即便疏之襴衡賦鸚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則有對客揮毫之捷焉然則思也作之難衡也成之易人皆優衡而劣思而余於思之賦每斂衽讀之于衡之作有不屑余也至涑陽親夏楚事其徒曰於生徵劉生素始誦論孟訓故辭儒註故文而鄧宋先生世貞乃以聲律之學教之先生啓迪後學而欲其速化也盖有所見矣豈世之迂儒可與言哉余觀兩生之賦雖無學問以大之然其好語亦時時間出味其詞意皆自先生三百首梅花詩中來遂進二生而告之曰是

漢之賦尚矣生也豈能一蹴而造其堂與其經余之點綴者不過場屋聲律之習耳二生當積學以大之其必如屈宋如相揚雄班固左思之雅製斯善矣兩生其勉之乙卯歲四月維夏日跋

跋仙人呂岩圖像

予往歲樵牧龍門山結屋萬松之間巖谷靜淡雲物曠藹而風氣高寒不知吾身之在人間世日與山中人采芝求弄泉石久之欲絕穀導引餌刀圭鍊神魄以游乎方之外而未能也是時有道士居西山西鬚髮盡白而氣骨清健三數日輒一來來則獻歌林下留連竟日而後去問其姓名則曰我無事乎名我何以姓名哉為其

言誕幻而渺茫說神仙事甚奇怪人或讓之曰世果有神仙若安期羨門者耶道士嘆曰邃古之初未始有物也有天地而後有萬物則萬有皆生於無而歸於無故不物於物而不為物有若然則吾之所謂有子安知其無子之所謂無吾又安能必其有耶予不見道士二十秋比常一到舊時樵牧處問道士何所之而山中人無一在者豈其拔宅上仙耶近過薊門宛平邑長任侯子勉出示橫披一幅蓋仙人呂巖飛渡洞庭之跡觀其筆意蒼勁神思飄逸風濤渺漭萬頃一碧而劍佩焜煌飛動於雲煙杳靄中一開卷間使人翛然有出塵之趣可謂竒矣嗟乎神仙之有無吾誠不得而致詰已而考諸

列仙傳所紀古仙異人之蹟則知昔之人蓋有鍊形而解化者用是知神仙之可學也雖然使神仙而可學吾固未暇學使其不可學吾又何用學仙為哉因思往時道士言則知誕幻渺茫之事孰有而孰無耶侯襟靈坦夷望而知其為神仙中人且其政務清簡一邑號稱無事蓋所謂神仙官府者一日考績上上為郎官為御史入覲天子之都人孰不曰此行何異登仙耶必也飛馭八極凌厲光景以候安期羨門於寥廓吾恐見笑於列仙之儒庚申歲冬十一月十又六日漢水李延興跋

跋廣平諸君子贈史生公叙詩引後

予足跡半河朔所見晚進之士以學行表著於時者千

數人未見其一二豈有之而未遑梯接歟不然何落莫
無聞為可慨也近過雄邑士子史公序天稟醇粹而襟
靈坦夷且於聖賢之學益肆其力蓋蘄然秀擢乎等夷
而與北平李繼鼎齊驅而並駕者安得謂之無其人乎
前十五年予在薊門嘗識公序時尚童州孰意睽隔之
久而氣質變化如虎躍而鳳翥炳炳如是哉公序幼從
河沙張庭瞻學後從保定武先生學又其後從廣平吳
士英學用是知師友啓迪之功非一昕夕所可造就而
其學為有源委矣予僑宗人好問所凡十日留公序時
復過從慰予風雨寂寥中洎歸復遮留道左瞻弗忍別
乃喜而告之曰士積學勵行將以壯行於他日非直弄
文墨搖口吻釣聲餌利以矜眩乎庸衆人而已四代之
書燦如曜緯之麗天公序其亶亶不畫以詣夫高明光
大之域俾德業聲聞著當世予之望也師友之願也宗
戚閭里之光也公序其勉之歲己未秋八月七日安次
李延興跋

跋涿州學正趙君伯欽先考墓銘後

士之懷瑾握瑜不幸汨沒泉下與草木同腐敗者古今
人不異也若夫聖賢君子道德文章之著豈區區智力
之鑿遂傳

一山文集卷之九終

是集係其孫益丞伸都御又係所編其曾孫嚴州知府德恢刑部員外德仁所刊前明天順三年去郡太守江浦張瑄廷奎并繼奉之文楚國公之集合刻為一帙名曰濟美集永新荆儒克彥為之序即此本也後友人處借閱而士瞻集已失之姑錄存之焉字允多後以長夏暑氣酷烈瞌睡之餘筆墨繆誤亦後不少觀者應不獨笑予嗜好之癖當互憫予精力之衰也按錢宗伯列朝詩延興字繼本東安人先世河南人元初占籍北平父士瞻前翰林學士承旨封楚國公少以詩名至正丁酉中王宗嗣榜三甲進士授太常寺禮部翰林檢討中原倣擾隱居不仕河朔學者

多從之以師道尊於北方有一山集其自序云歲壬
辰為雄邑松政親夏楚事又有移教房山苗別雄孫
周尹詩繼本辭官設校士友咸稱廣文先生不稱坡
翰元季崇師重道其流風可觀也又云洪武乙卯典
邑校於涑以口耳之學為桐子師丁巳秋得告還里
戊午夏永清尉宰招政攝其鄉學國初學官聽郡邑
長吏推擇名碩為之政繼本雖元任亡不仕猶出典
邑校也畿南志皆未悉詳故志之己巳中秋三日錄
并藏於長楚家瓜山老農金保



